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 賦對萬人吐或一良蘇

簡寄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

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

次公是歲仁宗皇帝嘉祐六年也先生生於丙子時

年二十六以穎濱遺老傳考之先生與子由俱以賢科中第尋除僉書鳳翔判官子由除商州推官以策許直忤時政告未即下而先生先赴時老泉被命修禮書留京師先生既當赴官子由送至鄭州而還京師侍老泉之側也

不飲胡為醉兀兀此心已逐歸鞍發歸人猶自念

庭闈

次公歸人指子由東暫南

今我何以慰寂莫登高回

首坡隴隔惟見烏帽出復沒

次公杜詩烏帽塵拂青螺粟

苦寒念爾

衣裘薄獨騎瘦馬蹋殘月路人行歌居人樂僮僕

怪我苦悽惻亦知人生要有別但恐歲月去飄忽

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

厚韋蘇州與元常全真二生詩那知

風雨夜復此對牀眠次公子由與先生在懷遠驛常讀韋詩至此句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共為閒居之樂正在京師同侍老泉時近事故今詩及之其後子由與先生於彭城相會作三小詩其一曰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沒在彭城至先生在東府雨中作示子由詩有曰對牀空悠悠夜雨今蕭瑟蓋皆感歎追舊之言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

慶高官職

以子由常有夜雨對牀之言故云耳

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

次公子由與先生同

舉賢科子由以訐直止得下第除商州推官而知制誥王介甫猶不肯撰辭告未即下故先生自去年十一月先赴鳳翔至今年秋子由方告下而以老泉傍無侍子乃奏乞養親三年此所以得告而不赴也

病中聞汝免來商旅雁何時更著行遠別不知官爵好思歸苦覺歲年長著書多暇真良計從宦無功漫去鄉惟有玉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

次公王城

堪隱則言子由尚在京師也

近從章子聞渠說苦道商人望汝來說客有靈

慙直道逋翁久沒厭凡才

援逋翁四皓也避秦隱於商山在白樂天云漢容黃綺為逋客次公

李商隱商於詩云割地張儀許謀身綺季長亦言此也

夷音僅可通名姓

堯卿商山之瘦人語如夷人

俗無由辨頸顛

任商人多瘦

答策不堪宜落此上書求免

亦何哉

次公案穎濱遺老傳云轍年十九舉進士釋褐二十三舉直言宋仁宗親策之廷因所問極言得失策入自謂必見黜然

考官司馬君實第以三等范景仁難之蔡君謨曰吾媿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為不遜力請黜之上不許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置之辭官不出意誰知敢向清時怨位卑萬事悠悠付

杯酒流年冉冉入雙鬢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

憂家有師師老泉有易傳此外知心更誰是夢魂相覓苦參

差

和子由苦寒見寄

人生不滿百一別費三年三年吾有幾
 棄擲理無還長怨別離中摧我鬢與顏
 念昔喜著書別來不成篇細思平時樂
 乃為憂所緣吾從天下士莫如與子歡
 羨子久不出讀書蝨生氈丈夫重出處
 不退要當前西羌解仇隙次公前漢趙充國傳元康元年先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誓
 猛士憂塞壩廟謀雖不戰虜意久欺天
 山西良家子援前漢六郡良家子皆習騎射次公前漢贊云山西出將錦緣貂裘鮮千金買戰馬
 百寶妝刀鏤何時逐汝去與虜試周旋厚左傳晉文公謂楚子曰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任晉書謝石謂苻融曰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緩轡而觀不亦美乎

將往終南和子由見寄

人生百年寄鬢須富貴何啻葭中葦

續前漢書云非有葭葦之親注云葭

裏之白皮者喻輕薄也

惟將翰墨畱染濡絕勝醉倒蛾眉扶我

今廢學如寒筇久不吹之澀欲無

堯卿齊宣王好筇而南郭先生不善吹之澀則不能成聲

歲云莫矣嗟幾餘欲往南溪旅禽魚秋風吹

兩涼生膚夜長耿耿添漏壺窮年弄筆衫袖烏

厚趙

臺非州書歌十日筆月數九墨領袖如阜屑齒皆黑

古人有之我願如終朝危坐學

僧趺閉門不出閒履鳧

援後漢王喬有神術顯宗時為葉令每朔望來朝明帝怪之令太史伺望

輒有雙鳧從東來羅之得雙鳧焉詔尚書診視乃四年中所賜履鳧也

下視官爵如泥淤嗟我

何為久踟躕歲月豈肯與汝居僕夫起餐秣吾駒

續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云膏吾車兮秣吾馬子仁退之天星詩僕夫起餐車載脂

華陰寄子由

任治平元年
在鳳翔作

三年無日不思歸夢裏還家旋覺非臘酒送寒催
去國東風吹雪滿征衣三峰已過天浮翠

援三峰謂
太華三峰

蓮華松檜毛女也次公華山記云其上有三
峰直上時霽可觀師曰太華三峰在華陰縣
之詩荆山已去華山
來日出潼關四扇開里埃消磨不禁盡速攜家餉勞驂

駢

次韻柳子玉見寄

薄雷輕雨曉晴初陌上春泥未濺裾行樂及時雖
有酒出門無侶漫看書遙知寒食催歸騎定把鴟
夷載後車他日見邀須強起不應辭病似相如次公
相如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臨邛多富人卓王孫之屬相謂曰今有貴客
為具召之并召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相如謝病不能臨令不敢嘗食

身自迎相如相如為不
得已而強往一座盡傾

和子由初到陳州見寄二首

道喪雖云久吾猶及老成如今各衰晚那更治刑

名嬾惰便樗散

續莊子吾有大木人謂之樗曲榦
樂社其大蔽牛匠石曰散木也

疎狂託聖

明阿奴須碌碌門戶要全生

援晉周顛母李氏謂顛嵩謨曰
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

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
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母目下後皆如言
阿奴謨
小字也

舊隱三年別松杉好在不吾今尚眷眷此意恐悠
悠閉戶時尋夢無人可說愁還來送別處雙淚寄

南州

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絕

任熙寧四年作器先案年譜
熙寧四年辛亥先生年三十

六判官誥院兼判尚書祠部以議論與時宰不合命攝
開封府推官尋乞除外任差通判杭州以十一月到任

眼看時事力難任貪戀君恩退未能遲鈍終須投
劾去使君何日換靜丞續黃霸為潁川守許丞老病靜督郵
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正頗重聽

何傷

聖明寬大許全身衰病摧頽自畏人莫上岡頭苦

相望子仁詩陟彼岡
兮瞻望兄兮吾方祭竈請比鄰續張忠為御史大夫辟
孫寶為屬欲令授子經

寶自劾去後署主簿寶
徙入舍祭竈請比鄰

和劉道原見寄

敢向清時怨不容女公顏回曰不容何
病不容然後見君子直嗟吾道與君東

續鄭玄事馬融辭歸融喟然謂
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坐談足使淮南懼厚淮南王安謀
反憚汲黯好直

諫守節死義至說公
孫丞相如發蒙耳歸去方知冀北空續韓愈言伯樂一過冀
北之野而馬羣遂空獨

鶴不須驚夜旦續雜知將旦
鶴知夜半羣鳥未可辨雌雄續詩誰
知鳥之

雌雄次公先生詩案云以譏
當今進用雜亂無分別也廬山自古不到處得與幽人子

細窮

和劉道原寄張思民

仁義大捷徑子仁唐隱逸
傳仕途捷徑詩書一旅亭次公先生詩案云此
譏諷朝廷進用之人

以仁義為捷徑
詩書為旅亭也相誇綬若若續石顯與牢梁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
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耶石耶

五鹿客耶印何
纍纍綬若若耶猶誦麥青青援莊子儒以詩禮發冢曰詩固有之
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

何含
珠為腐鼠何勞嚇續莊子秋水篇鴟得腐鼠
鵲過之仰而視之曰嚇高鴻本自冥厚

言鴻飛冥冥
弋人何慕焉顛狂不用喚酒盡漸須醒漸

是日宿水陸寺寄北山清順僧二首子釐案
圖水陸

院在清湖
橋今廢

艸沒河隄雨暗邨寺藏修竹不知門拾薪煮藥憐
僧病埽地焚香淨客魂邨老國史補云韋應物性高潔鮮食寡慾所在焚香埽地而坐農事

未休侵小雪佛燈初上報黃昏年來漸識幽居味
思與高人對榻論次公高人指言清順也

長嫌鐘鼓聒湖山此境蕭條却自然乞食繞邨真
為飽無言對客本非禪披榛覓路衝泥入次公文選趙景真與

夜寒應聳作詩肩厚賈島嘗為僧名無本次公韓詩石鼎聯句序彌明袖手聳肩而高吟

君不見夷甫開三窟緬王衍字夷甫居宰輔不以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乃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不如長康號癡

絕厚顧愷之字長康桓温嘗云愷之體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其平耳故俗傳愷之才絕畫絕癡絕癡人自得終

天年智士死智罪莫雪困窮誰要卿料理舉頭看
山笏拄頰援王徽之為桓冲參軍冲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

野鳧翅重自不飛黃鶴何事兩翼垂泥中相
從豈得久今我不往行恐遲江夏無雙應未去援香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此以言魯直也魯直莘老婿恨無文字相娛嬉

寄劉孝叔次公劉述湖州吳興人

君王有意誅驕虜椎碎銅山鑄銅虎續漢文帝二年初與郡守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聯翩三十七

將軍走馬西來各開府次公先生詩案熙寧八年四月十一日軾作詩送劉述軾為是時朝廷遣使諸路

點檢軍器及置三十七將軍軾將為今上有意征討胡虜以譏朝廷及南
置將官張皇不便也柳子厚詩云漢家三十六將軍東方雷動橫陳雲

山伐木作車軸東海取鼉漫戰鼓汗流奔走誰敢

後恐乏軍興汗資斧次公易得其資斧保甲連邨團未徧方

田訟牒紛如雨爾來手實降新書抉剔根株窮脈

縷詔書惻怛信忠厚吏能淺薄空勞苦次公詩案又云自南山伐木作

車軸至吏能淺薄空勞苦此譏諷法令屢變事目繁多吏不能辦集

平生學問止流俗眾裏笙

等誰比數續齊宣王好笙必三百人齊吹東郭先生不知笙而濫於三百人以吹笙食祿忽令獨奏鳳

將雛次公案吳競樂府古題要云鳳將雛漢世樂曲名也倉卒欲吹那得譜況復連

年苦饑饉剝齧艸木啖泥土今年雨雪頗應時又

報蝗蟲生翅股憂來洗殘欲強醉寂莫虛齋臥空

甌公廚十日不生煙更望紅裾蹋筵舞次公詩案又云自況復連年苦饑饉至更望紅裾蹋歌舞招云近日齋廚索然可笑言近來飢荒飛蝗蔽天以譏朝廷行法事多闕失又言酒食無備公廚蕭索以譏諷朝廷減削

公使錢太甚公事既冗旱蝗又甚貳政巨蕃尚如此窘迫耳 故人屢寄山中信只有當歸

無別語續姜維天水人既歸蜀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但有遠志不在當歸厚吳志太史慈傳曹公聞慈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援羅方將雀鼠偷太倉續退之詩家請官公遠寄玄宗以蜀當歸供不報答無異雀

鼠偷大倉未肯衣冠挂神武厚陶弘景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吳興文人真

得道平日立朝非小補自從四方冠蓋鬧歸作二

浙湖山主次公詩案又云以譏執政近日提舉所至苛碎生事可怪故劉述乞官歸湖州高蹤已自雜

漁釣大隱何曾棄簪組續王康琚反招隱詩大隱隱朝市小隱隱數澤去年相從

殊未足問道已許談其粗逝將棄官往卒業次公莊子卒業

於夫俗緣未盡那得覩公家只在雲谿上上有白雲

如白羽應憐進退苦皇皇更把安心教初祖續傳燈錄慧可問達

磨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

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吾與汝安心竟

寄呂穆仲寺丞

孤山寺下水侵門每到先看醉墨痕楚相未忘談

笑是〔續〕史記楚相孫叔敖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曰我孫叔敖之子也優孟曰若無

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笑歲餘象孫叔敖楚莊王大驚以為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如孫叔敖為相盡忠今死

子無立錐之地於是莊王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厚〕後漢孔融與蔡邕善邕卒後有虎負士貌類邕融每酒食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君先去蹋塵

埃陌我亦來尋桑棗邨回首西湖真一夢灰心霜

鬢更休論〔援〕唐裴度詩灰心綠忍事霜鬢為論兵

寄黎眉州〔堯卿〕名醇字希聲慶曆六年賈黯榜及第熙寧八年以尚書屯田郎中知眉州

膠西高處望西川應在孤雲落照邊瓦屋寒堆春

雪後峨眉翠掃雨餘天〔次公〕瓦屋在雅州榮經縣峨眉在嘉州治經方笑春

秋學〔續〕王荆公不好春秋目之曰破爛朝報好士今無六一賢〔君〕以春秋受知歐陽文忠公公自號六一

且待淵明賦歸去共將詩酒趁流年

代書答梁先

此身與世真悠悠蒼顏華髮誰汝雷強名太守古

徐州忘歸不如楚沐猴〔厚〕韓生說項羽都關中羽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魯人豈獨不知丘〔續〕魯人不知孔子曰此吾東家丘也藉隣夫子

無罪尤〔厚〕莊子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異哉梁子清而修不遠千

里而從游瞭然正色懸雙眸世之所馳子獨不一

經通明傳節侯〔援〕韋賢謚節侯通經歷位丞相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丞相鄒魯諺曰遺子金滿籩不如教一經

小楷清絕規模歐〔梁生〕學歐陽公書我衰廢學嬾且媮畏見問

事賈長頭〔續〕後漢賈逵自為兒童嘗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別來

文蔚堂

文蔚堂

文蔚堂

文蔚堂

紅葉黃花秋夜夢見之起坐愁遺我駁石盆與甌
 黑質白章聲琳球謂言山石生澗溝追琢尚可玉
 公羞續左傳苟有明信澗谿沼汙之感子佳意能無酬反將
 木瓜報珍投學如富貴在博收仰取俯拾無遺籌
 道大如天不可求修其可見致其幽願子篤實慎
 勿浮發憤忘食樂忘憂

次韻舒教授寄李公擇

艸書絕妙吾所兄真書小字猶抗衡續王羲之曰我書比鍾繇當抗衡比

論文作詩俱不敵看君談笑收降旌去年

踰月方出晝為君劇飲幾濡首次公易未濟上九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今

年過我雖少畱寂莫陶潛方止酒此行公擇病酒多不飲續陶潛有止酒詩見本

集別時流涕攬君須懸知此歡墮空虛松下縱橫

餘履齒門前輾轉想君車怪君一身都是德近之

清潤淪肌骨細思還有可恨時不許藍橋見傾國

公擇有婢名雲英屢欲出不果續傳奇裴航遇雲翹夫人作詩以達意夫人答詩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擣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後航過藍橋觀女子名雲英遂成姻得道

作詩寄王晉卿忽憶前年寒食北城之遊

走筆為此詩

北城寒食煙火微落花胡蝶作團飛王孫出遊樂

忘歸門前驄馬紫金鞵吹笙帳底煙霏霏行人舉

頭誰敢睇扣門狂客君不麾更遣傾城出翠幃厚

子厚詩翠幃雙卷出傾城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覺周昉肥續周昉善

五音山
畫美人極精妙
然多失之肥

別來春物已再菲西望不見紅日圍何

時東山歌采薇

次公東山東征之詩也采薇三章皆言曰歸曰歸

把殘一聽金縷衣

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由五首

吏民莫扳援歌管莫淒咽吾生如寄耳寧獨為此

別別離處處有悲惱綠愛結而我本無恩此涕誰

為設紛紛等兒戲鞭鞅遭割截

續姚崇罷荊州牧所乘馬鞭鞅民皆截雷之

道

邊雙石人幾見太守發有知當解笑撫掌冠纓絕

次公

史記滑稽傳楚文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賞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

父老何自來花枝裏長紅

堯卿方俗送官罷任以花枝挂綵謂之長紅

洗殘拜

馬前請壽使君公前年無使君魚鼈化兒童舉鞭

謝父老正坐使君窮窮人命分惡所向招災凶水

來非吾過去亦非吾功

古汴從西來迎我向南京東流入淮泗送我東南

行暫別還復見依然有餘情春雨漲微波一夜到

彭城過我黃樓下朱闌照飛甍可憐洪上石誰聽

月中聲

前來過南京麥老櫻桃熟今來舊遊處櫻麥半黃

綠歲月如宿昔人事幾反覆青衫老從事

次公言子由也時子

由從張安道僉書南京判官

坐穩生髀肉

續蜀志先主在荊州牧劉表座上起如廁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之曰平常身

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

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轉轂歸耕何時決田舍我已卜

卜田向何許石佛山南路

厚石佛山在眉州眉山縣之南

下有爾家川

千畦種秔稌山泉宅龍窟

信民物類相感志窟龍也狀如螭龍如池井間有則吐氣為雨今吳

山陰井泉不竭者蓋有焉

平地流膏乳異時畝一金

子仁東方朔曰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價畝一

近欲為逃戶逝將解簪紱賣劍買牛具故山豈

不懷廢宅為蒿櫓

次公蒿蓬蒿也櫓字集韻云木自生也

便恐桐鄉人長祠

仲卿墓

續前漢朱邑字仲卿少時為桐鄉嗇夫遇民有恩吏民敬愛焉後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為邑立祠歲時祠祭不絕

過淮三首贈景山兼寄子由

好在長淮水十年三往來功名真已矣歸計亦悠

哉今日風憐客

堯祖唐施肩吾及第過揚子江詩曰今日步春州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為我風色好

平時

浪作堆晚來洪澤口捍索響如雷

過淮山漸好松檜亦蒼然靄靄藏孤寺泠泠出細

泉故人真吏隱

次公汝南先賢傳鄭欽吏隱於蟻陂之陽

小檻帶巖偏却望臨

淮市東風笑語傳

回首睢陽幕簿書高没人何時桐柏水

續桐柏山在唐州桐柏縣淮水

所出一洗庾公塵

厚王導遇西風以扇障面曰元規塵汗人

此去漸佳境獨遊長

慘神待君詩百首來寫浙西春

僕去杭五年吳中仍歲大饑疫故人往往

逝去聞湖上僧舍不復往日餘麗獨淨慈

本長老學者益感作此詩寄之

來往三吳一夢間故人半作家纍然

次公丁令威云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

獨依舊社傳真法要與遺民度厄年趙叟近聞

還印綬

續謂資政趙公拈致政得謝

竺翁先已返林泉

次公竺翁指言淨慈本長老也何

時策杖相攜去任性逍遙不學禪

次韻和劉貢父登黃樓見寄并寄子由一首

青派連淮上黃樓冠海隅次公青派即清河也其水從青州來與淮會於徐此詩

尤偉麗夫子計魁梧劉為人短小續前漢張良傳贊曰聞張良之為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

女世俗輕瑚璉巾箱嚴武夫坐令乘傳遽續傳遽使車之急也

奔走為儲須厚儲須謂軍儲軍須邂逅我已失登臨誰與俱貧

貪倉氏粟次公漢王嘉傳有倉氏庚氏身聽治家撫援撫與模同莊子以造化為太治會合

難前定歸休試後圖腴田未可買窮鬼却須呼本欲

買田於泗上近已不遂矣續退之作送窮文云三揖窮鬼而告之二水何年到雙洪不受艫次公指徐州蓋汴泗交流為二水矣公自徐徙知湖州則去二水為遠雙洪未詳所在豈言徐州有百步洪乃其一耶至今清夜夢

飛轡策天吳厚山海經朝陽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

與子皆去國十年天一隅數奇逢惡歲續李廣從衛青擊匈奴青陰受

上旨以廣數奇計拙集枯梧續國語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母今當單于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

鳥鳥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注集止也苑茂木貌好士餘劉表厚表為荊州刺史愛民窮

交憶灌夫援前漢竇嬰失勢諸公引去惟灌夫獨留故二人相為引重不矜持漢節續蘇武留匈奴

中仗漢節猶許攬桓須厚晉書謝安有構會之嫌帝嘗召桓伊撫

牧羊海上清句金絲合高樓雪月俱吟哦出新意指曰使君於此不凡

畫想前樵子由初赴南京送之出東門登城上覽山川之勝云此地可作樓觀於是始有改築之意自寫千言

意新裁六幅圖近以絹自寫子由黃樓賦為六幅圖甚妙傳看一坐聳勸著尺

書呼莫使騷人怨東流不到吳此詩寄子由

又向世今年正月十四日與子由別於陳州五月子

由復至齊安未至以詩迎之

文蔚堂

蘇東坡詩集卷之六

驚塵急雪滿貂裘淚灑東風別宛丘次公宛丘陳州也陳國風有宛丘之篇

又向邯鄲枕中見任太平廣記有客遇呂仙翁於邯鄲逆旅自言久不得意仙翁以一枕與之客就枕即夢入枕中

仕宦數十年甚愜意及覺所炊黃梁猶未熟也却來雲夢澤南州厚杜牧之齊安郡詩平生睡足處雲夢澤

南睽離動作三年計牽挽當為十日留早晚青山

映黃髮相看萬事一時休柳子厚別劉夢得詩云皇恩若許歸田去黃髮相看萬事休次公先

生本注蓋自是兩詩柳云皇恩若許歸田去晚歲當為鄰舍翁劉云耦耕若便遺身世黃髮相看萬事休

曉至巴河口迎子由

去年御史府舉動觸四壁次公此蓋先生言其對吏時也幽幽百尺井

仰天無一席隔牆聞歌呼自恨計之失留詩不忍

寫次公先生獄中嘗有二詩寄子由所謂是處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苦淚漬紙筆餘生復

何幸樂事有今日江流鏡面靜煙雨輕幕幕孤舟

如鳧鷖點破千頃碧聞君在磁湖欲見隔咫尺朝
來好風色旗尾西北擲行當中流見笑眼清光溢
此邦疑可老修竹帶泉石欲買柯氏林茲謀待君
必

昔在九江與蘇伯固唱和其略曰我夢扁

舟浮震澤雪浪橫空千頃白覺來滿眼是

廬山倚天無數開青壁蓋實夢也昨日又

夢伯固手持乳香嬰兒示余覺而思之蓋

南華賜物也豈復與伯固相見於此耶今

得來書知已在南華相待數日矣感歎不

已故先寄此詩

扁舟震澤定何時滿眼廬山覺又非春艸池塘惠

連夢厚謝惠連靈運之從弟也靈運作詩未就夢見上林鴻雁子

卿歸續蘇武在匈奴中昭帝遣和親使謂單于曰天子射上林中水香

知是曹谿口次公此句正以言南華矣天監元年有婆羅門智樂者

有南華寺也眼淨同看古佛衣次公維摩經云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故

云眼淨不覩登伽女是也不向南華結香火子仁樂天詩本結菩提香此生

何處是真依

夢中作寄朱行中

十朋舊傳先生本序云前一日夢作此詩寄朱行中覺而記之自不曉所謂漫寫去夢中分明用此色紙也

舜不作六器次公周禮宗伯以玉作六器書舜典修五禮五玉注五等諸侯所執之玉也誰知貴璵

璠次公璵璠魯國之寶玉也逸論語載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膚勝春秋書陽虎竊寶玉大弓解

者謂寶玉即此璵璠也 哀哉楚狂士抱璞號空山任劉向新序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

使玉工相之工曰石也王以和為慢而刑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王使玉工相之又曰石也又以為慢而刑其右足及共王即位和奉玉璞而哭於荆山中共王聞之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名之曰和氏之璧 相如起睨柱頭璧與俱

還厚史記趙王得和氏之璧秦王聞之使人請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使藺相如奉璧入秦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睨柱欲以擊柱曰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秦王乃辭謝卒以完璧歸趙何如鄭子產有

禮國自閑雖微韓宣子鄙夫亦辭環續左傳昭十六年晉韓宣子有環其一在

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大國之求無理以斥之何廢之有宣子私覲於子產子命起舍夫玉而免吾死也敢不措手以拜 至今

不貪寶續左傳襄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獻之子罕子罕不受曰爾以玉為寶我以不貪為寶凜然照塵寰

懷西湖寄鼂美叔同年名端彥

西湖天下景游者無愚賢淺深隨所得誰能識其

全嗟我本狂直早為世所捐獨專山水樂付與寧

文蔚堂

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尋遂窮年所至得其妙心知
口難傳至今清夜夢耳目餘芳鮮君持使者節風
采爍雲煙清流與碧巘安肯為君妍胡不屏騎從

高歐陽永叔游石子澗詩云使君厭騎從車馬畱山前

暫借僧榻眠讀我壁間詩清

涼洗煩煎策杖無道路直造意所便應逢古漁父

葦間自黃緣

續出莊子漁父篇

問道若有得買魚莫論錢

春步西園見寄

和孔密州

歲歲開園成故事年季行樂不辜春今年太守尤

難繼慈愛聰明惠利人

續前漢馮奉世子五人曰譚曰野王曰遂曰立曰參野王立相代為上郡太守民歌

之曰太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慈愛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

叔弼云履常不飲故不作詩勸履常飲

我本畏酒人臨觴未嘗訴平生坐詩窮得句忍不

吐吐酒茹好詩肝胃生滓汗用此較得喪天豈不

足付吾儕非二物歲月誰與度悄焉得長愁為計

已大誤二歐非無詩恨子不飲故強為釀一酌將

非作愁具成言如皎日援筆當自賦次公詩曰有如皎日他年

五君詠山王一時數

百川日送碧香酒與趙明叔教授

聞君有婦賢且廉勸君慎勿為楚相

續史記楚王欲相優孟優孟曰請歸

與婦計之三日孟復來曰婦言慎勿為楚相

不羨紫駝分御食

厚杜詩紫駝之峰出翠釜又云御廚絡繹送八

自遣赤脚酤邨釀嗟君老狂不知媿更吟醜婦

惡嘲謗諸生聞語定失笑冬暖號寒臥無帳

續進學解云冬

暖而兒號寒年次公謂王駙馬家造碧香酒也碧香近出帝子家鵝兒破殼

酥流盞不學劉伶獨自飲一壺往助齊眉餉續梁鴻為人賃

春每歸妻孟光為具食舉案齊眉不羨紫羅公餽食金又云啗梅

初秋寄子由次公謂王駙馬家造碧香酒也閉門秋暑

百川日夜游物我相隨去惟有宿昔心依然守故

處憶在懷遠驛子仁懷遠驛蓋先生與子由應制京師時嘗寓於此是歲嘉祐五年也

中藜羹對書史無逸笠澤叢書載陸龜蒙復友生論文書云讀古聖人書每涵泳義味獨坐日晏案上一杯藜羹如五

鼎太牢饋於左右揮汗與子同西風忽淒厲落日穿戶牖子

起尋袂衣感歎執我手朱顏不可恃此語君勿疑

別離恐不免功名定難期當時已悽斷況此兩衰

老失塗既難追學道恨不早買田秋已議子仁黃州東南三十里地

名沙湖先生嘗買田其間築室春當成雪堂風雨夜已作對牀聲

寄蘄簞與蒲傳正

蘭谿美箭不成笛次公蘭谿在蘄州蘄水縣竹所出之地也本是笛材而以為之為簞耳韓退之鄭羣贈簞詩亦云

蘄州笛竹天下知鄭公所寶尤環奇離離玉箸排霜脊千溝萬縷自生風

入手未開先慘栗公家列屋閉蛾眉珠簾不動花

陰移霧帳銀牀初破睡牙籤玉局坐彈碁甄沈存中筆談載西

京雜記云漢元帝為彈碁之戲有譜一卷盡唐人所為其局方一尺中心高如覆盂其顛為小壺四角微起李商隱詩曰玉作彈碁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

高也東坡病叟長羈旅凍餓飢吟似飢鼠倚賴春

風洗破衾一夜雪寒披故絮子仁晉吳隱之字處默雖居清顯祿賜皆頒親族冬月無被澣

衣乃披其絮火冷燈清誰復知孤舟兒女自嗟嗚皇天何

時反炎燠媿此八尺黃琉璃厚退之鄭羣贈簞詩誰謂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含風倚又

云攜來當畫不得臥一府傳看黃琉璃願公淨掃清香閣次公清香閣則草蘇州詩宴寢凝清香臥

聽風漪聲滿榻習習還從兩腋生請公乘此朝間

闔次公寄怪石石斛與魯元翰魯少卿也賸鼠尙餘春

山骨裁方斛次公石鼎聯句云巧匠琢山骨江珍拾淺灘清池上几案

碎月落杯盤次公清池言石斛碎月言怪石老去懷三友平生困一簞

堅姿聊自傲秀色已堪餐師大業拾遺吳絳仙善畫長蛾隋煬帝云此女秀色可餐陸士衡詩憑將道眼

看東坡最後供子仁先生嘗以怪石供佛印作怪石供後又以供參寥子作後怪石供云霜雪照人

寒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好去顙卿舍次公顙卿指言魯元翰前卷所謂顙來意彌敦也

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次公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次公

東坡先生無一錢十年家火燒凡鉛黃金可成河

可塞續漢書郊祀志樂大與武帝言黃金可成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只有霜須無由玄

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師

子吼次公龍丘居士指言陳季常也河東師子事有王頌字達觀本嘉州隸為人舊在江南武昌居名天常嘗從先生游先生有與李琮書云王天常奉職所言邊事云云者是已達觀為次公言季常之妻柳氏最悍妒每季常設客有聲伎柳氏則以杖擊照壁大呼客至為散去拄

杖落手心茫然誰似濮陽公子賢次公濮陽公子言吳德仁也飲酒

食肉自得仙平生寓物不畱物在家學得忘家禪

門前罷亞十頃田續杜牧郡齋獨酌詩罷亞百頃稻西風吹半黃清谿繞屋花連

天谿堂醉臥呼不醒落花如雪春風顛我遊蘭谿

訪清泉已辦布韞青行纏嵇山不是無賀老我自

興盡回酒船恨君不識顏平原援唐書顏真卿為平原太守安祿山反河朔盡陷唯

文蔚堂

宋東坡詩集卷五

蘇東坡詩集卷五

蘇東坡詩集卷五

蘇東坡詩集卷五

真卿城守具備玄宗聞之喜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得如此

恨我不識元魯山

續元德秀字紫芝為魯山

令蘇元明謂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取者識元紫芝

銅駝陌上會相見

厚素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曰會見汝

在荆棘中

握手一笑三千年

續真卿嘗得名藥後為李希烈所害發棺瞋目如生時隱士曹庸生曰後三十年必能

壁裂飛騰而去

謝王澤州寄長松兼簡張天覺二首

張天覺

莫道長松浪得名能教覆額兩眉青便將徑寸同

千尺知有奇功似伏苓

次公近世有患大風疾者自分必死入五臺山遇一異僧以長松州令服而兩眉

再生云蓋觀世音所化也

憑君說與埋輪使

養源前張綱為使者埋輪道中

速寄長松作解嘲

覺詩有理及河東慳之語

無復青黏和漆葉

枉將鍾乳敵仙茅

續樊河從華佗

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以漆葉青黏散與之又本州云千斤鍾乳不若一斤仙茅也

故人送我東來時

手栽荔子待我歸

荔子已丹吾

髮白猶作江南未歸客

江南春盡水如天

援柳子厚詩云洞庭

春盡水如天

腸斷西湖春水船

想見青衣江畔路

師蔡子華名褒乃眉

之青神人也

白魚紫筍不論錢

霜顙三老如霜檜

堯卿先生曰王十六秀

才將歸蜀云子華宣德蔡文見託求詩夢中為作四句覺而成之以寄子華仍請以示楊君素王慶源二老人乃元祐五年二月七日也所謂三老者如此其後子華之孫汝礪持此詩來時東坡猶在零陵使人撫卷太息又云余聞太師公剛介而靜少所許可觀其與蔡子華書則知子華必可

耳舊交零落知誰輩

莫從唐舉問封侯

續史記蔡澤從唐舉相曰富貴

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

但遣麻姑更爬背

堯卿神仙王遠降蔡經家召麻姑來經見麻姑手如鳥爪

意可爬背經遣鐵鞭鞭之

春風小雷別釋迦院牡丹呈趙倅

春風小院初來時
辟間唯見使君詩
應問使君何處去
憑花說與春風知
年年歲歲何窮已
花似今年人老矣
去年崔護若重來
厚麗情集載崔護清明獨游都城南得居人莊叩門求飲有女子開門以盃水至及來歲清明護往尋之則門已扃鎖因題詩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前度劉郎在千里

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

邦衡先生知揚州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

老身倦馬河隄永
蹋盡黃榆綠槐影
荒雞號月未三更
客夢還家時一頃
歸老江湖無歲月
未填溝壑猶朝請
黃門殿中奏事罷
子仁唐紀明皇開元元年改門下省為黃門省今以言子由時為黃門侍郎也
詔許來迎先出省
已飛青蓋在河梁
定餉黃封兼賜茗
遠來無物可相贈
一味豐年說淮穎

紫團參寄王定國

谿筍土門口突兀
太行頂厚本州注人參生於路州太行山上謂之紫團參
豈惟

團紫雲實自俯倒
景剛風被艸木厚抱朴子載鴟為展翅不動去地四十里風力猛

壯所以可驗有
剛風世界也
真氣入茗穎次公陸機文賦云茗發穎豎
舊聞人銜芝厚本州人銜

參一名
生此羊腸嶺次公前漢地里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阪
織撮虎豹鬣

縮龍蛇瘦蠶頭
試小嚼厚俗稱人參如蠶頭者最良
龜息變方騁厚

書袁天綱李嶠同宿袁聽嶠息在耳中賀曰郎君貴壽此龜息也
矧余明真子
已造浮玉境厚

清宵月挂戶
半夜珠落井厚珠落井以言咽納也黃庭外景經抱珠懷玉和子室注云珠玉謂

津液室謂身也令人煉津液以理一身也
灰心寧復然緡前漢韓安國為獄吏田甲所辱曰死灰獨不復然乎
汗

喘久已靜厚本州圖經人參大治喘相傳欲試上黨人參者使二人同走一與人參含之則氣息自如不含者必大喘也
東

坡猶故日北藥致遺秉次公借用詩遺秉滯穗之語
欲持三經根次公

本州注高麗人作人參贊
賢酒茗
往侑九轉鼎為余置齒頰豈不

寄饅合刷餅與子由

老人心事日摧頽宿火通紅手自培小甑短餅良
具足穉兒嬌女共燔煨寄君東閣閒蒸栗知我空
堂坐畫灰約束家僮好收拾故山黎棗待翁來

寄虎兒

獨倚枕根樹

厚廣志枕根樹大四五圍長五六丈突直旁無條幹枝可作杖其顛生葉不過數十

閒挑蕞

撥根

厚本州圖經華撥生波斯國今嶺南有之多生竹林內正月發苗作叢高三四尺

謀生看拙否送

老此蠻邨

枕根杖寄張文潛一首時初聞黃魯直遷

黔南范淳父九疑也

九疑見吾謫海南子由謫雷被命即行詩注

睡起風清酒在亡身隨殘夢兩茫茫江邊曳杖枕

根瘦林下尋苗華撥香獨步儻逢勾漏令

續晉書葛洪字稚川

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勾漏令後隱於羅浮山

遠來莫恨曲江張

次公唐書張九齡韶州曲江人當時號為張曲江

遙知魯國真男子獨

憶平生盛孝章

次公會稽典錄云盛憲字孝章有天下大名孫策欲誅之孔文舉與曹公書意欲曹公致書救之書

未至而已誅矣初憲為臺郎路逢童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曰魯國孔融憲異之乃載歸結為兄弟其云魯國男子使楊彪傳融謂曹操曰孔融魯國男子也

聞正輔表兄將至以詩迎之

生逢堯舜仁得作嶺南游雖懷楚然喜

續莊子逃空虛者聞人足音楚

然而喜況昆弟親戚之聲歎其側者乎

豈免跼隨憂

厚後漢馬援曰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

熏蒸仰視飛鳶

莫雨侵重脰

援左傳韓獻子云郇瑕氏之地土薄水淺於是乎有重脰之疾

曉煙

騰鬱攸

厚左傳哀二年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

朝槃見

蜜唧

厚朝野僉載嶺南獠人好為蜜唧唧鼠子未瞬通身赤濡者飼之以蜜置之壘上嘯嘯而行以箸挾取啖之唧唧作聲故曰蜜唧

夜枕聞鴝鵒

次公鴝鵒莊子所謂夜撮蚤蝨見毫末者蓋怪禽也廣南人謂之玄鈎鳥

幾欲烹鬱屈

固嘗饌鈎

厚退之南食詩惟蛇舊所識實憚口眼獐開籠聽其去鬱屈尚不平又陸龜蒙苦熱詩蛇煩爭鬱屈蟹躁實郭索

固嘗饌鈎

軒

厚鈎軒鷓鴣也其鳴云格磔鈎軒故退之詩云鷓鴣鈎軒猿叫歇又李羣玉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鈎軒格磔聲

舌音漸

獠變面汗嘗駢羞

次公言作蠻音而慙也駢蓋言面赤也退之南食詩腥臊始發越吞咀面汗駢

賴我

存黃庭

厚黃庭內景經脾神常存守魂庭晝夜存之可長生注云魂庭即黃庭

有時仍丹丘

厚楚

詞遠遊云仍羽人于丹丘兮畱不死之舊鄉注云因就衆仙於明光也丹丘晝夜常明也

目聽不任耳

厚列子老聃之弟子有元

息殆廢喉

次公莊子至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

稍欣素月夜遂度黃茆秋

我兄清廟器

任唐書李珣為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才乎除禮部員外郎是也

持節

瘴海頭蕭然三家步

次公廣南謂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出柳子厚鐵爐步志三家步言其水

橫此萬斛舟

厚九國志王審知聞徐寅名辟居幕下寅不樂一且拂衣去曰丈尺之水前陂後堰焉能容萬斛之舟

人言得漢吏天遣活楚囚

次公漢吏以言正輔楚囚先生自謂也

惠然再

過我樂哉十日畱但恨參語賢

次公前漢楊敞傳霍光遣田延年報敞以廢昌邑王

里儻同歸兩鰥當對耜

軾喪婦已三年矣正輔近亦有亡嫂之戚故云

強歌非真

達何必師莊周

次公莊子妻死箕踞鼓盆而歌

再和

稚川真長生少從鄭公游

厚晉書葛洪字稚川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

鄭隱洪就隱

學悉得其法孝章偶不死免為文舉憂餘齡會有適

文蔚堂

獨往豈相攸

次公詩韓奕篇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箋云相視攸所也

由來警露鶴

厚周處風土記

白鶴性警至八月露降流於艸木上滴滴有聲則鳴

不羨撮蚤鷓

厚莊子鷓鴣夜撮蚤鷓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

疏云鷓鷓也

願加視後鞭

厚莊子善養生者如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

同駕躅空軒

厚唐

逸史載東幼霞夢為蒼龍谿王寫太皇真訣記得四句云昔乘魚車今履瑞雲躅空仰塗綺絡輪困

寧餐隋齒董

次公

唐書明皇謂高力士曰吾聞飲董無苦者奇士乃取以飲張果三進頽然是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皆焦且齧乃以鐵如意擊墮之取藥傳其齒良久

復勿憶齊眉羞何時遂縱壑歸路同首丘

厚禮記狐死正首丘

言不忘本也

泉岡松柏老西嶺橘柚秋著意尋彌明長頸

高結喉

厚退之石鼎聯句序言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道士軒轅彌明在其側長頸而高結喉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

無心逐定遠燕領飛虎頭君方卒功名一泛范蠡

舟我亦霑霑渥漸解鍾儀囚

援左傳晉侯觀於軍府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曰鄭人所獻楚囚

也使脫之云元符三年庚辰先生在脩州會徽宗登極赦量移廉州安置

寧須張子房萬戶自擇

畱

厚漢書高祖自擇齊三萬戶欲以封張良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畱臣願封畱足矣

猶勝嵇叔夜孤憤

甘長幽南窗可寄傲北山早歸耜此語君勿疑老

彭跨商周

厚世本云彭祖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

十二月十七日夜坐達曉寄子由

燈燼不挑垂暗藥香爐重撥尚餘熏清風欲起雅

翻樹缺月初升犬吠雲

厚退之詩缺月煩屢瞰敬夫野人閒話載杜光庭犬名曰吠雲臨終命以油漆

足以繒裹之云可行萬里閉眼此心新活計隨身孤影舊知聞雷州

別乘應危坐

次公時子由以別駕在雷州

跨海清光與子分

過於海舶得邁寄書酒作詩遠和之皆粲

然可觀子由有書相慶也因用其韻賦一

篇并寄諸子姪

我似老牛鞭不動兩滑泥深四蹄重汝如黃犢却

走來續杜詩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海闊山高百程送庶幾門戶

有八慈次公荀淑有子八曰儉緄靖肅注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而爽字慈明穎川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注引高士傳曰靖字叔慈則八人皆以慈為字可知矣故後漢贊云二方承則八慈繼塵也不恨居鄰無二仲厚

牀援唐書崔琳每歲時宴於家設一榻以置笏中夜起舞蹋破甕次公俗說有貧人止能辦販隻他年汝曹笏滿

腹笑空洞續晉書王導常指周顛腹曰此中何所有顛曰此中空洞無一物然能容卿輩數百人譽兒雖是

兩翁癖厚唐書王福時嘗以諸子詫韓思彥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耶積德已自三

世種豈惟萬一許生還尚恐九十煩珍從次公禮記王制云九

十者天子欲有所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六子晨耕簞瓢出眾婦夜績燈火共

春秋古史乃家法詩筆離騷亦時用但令文字還

昭世糞土腐餘何足夢續或問殷浩將涖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財本糞土時人以為名言

渝州寄王道矩次公益州刺史

曾聞五月到渝州水拍長亭砌下流唯有夢魂長

繚繞共論唐史更綢繆舟經故國歲時改霜落寒

江波浪收歸夢不成冬夜永厭聞船上報更籌

斷山春被命南遷塗中寄定武同僚次公

人事千頭及萬頭得時何喜失時憂只知紫綬三

公貴不覺黃梁一夢遊適見恩綸臨定武忽遭分

文蔚堂

職赴英州南行若到江干側休宿潯陽舊酒樓
寄高令

滿地春風掃落花幾番曾醉長官衙詩成錦繡開
胃臆論極冰霜繞齒牙別後與誰同把酒客中無
日不思家田園知有兒孫委早晚扁舟到海涯

寄子由

厭暑多應一向慵銀鈎秀句益疎通也知堆案文
書滿未暇開軒研墨中湖面新荷空照水城頭高
柳漫搖風吏曹不是尊賢事誰把前言語化工

寄歐叔弼

昔葬衣冠今在否近來消息不須疑曾聞地上逢

黃石久矣留侯不見欺

揚州以上物寄少游

鮮鯽經年秘醢醢團臍紫蟹脂填腹後春蓴茁活
如酥先社薑芽肥勝肉鳥子纍纍何足道點綴盤
餐亦時欲淮南風俗事餅罌方法相傳竟留蓄且
同千里寄鵝毛何用孜孜飲麋鹿

乘五勝移合浦郭功甫見寄

君恩浩蕩似陽春合浦何如在海濱莫趁明珠弄
明月夜深無數采珠人

憶江南寄純如五首

六言

楚水別來十載蜀山望斷千重畢竟擬為傖父憑

君說與吳儂
湖目也堪供眼
木奴自足為生
若問三吳勝事
不惟千里萼羹
人在畫屏中
住客依明月
邊遊未卜柴
桑舊宅須
乘五湖扁舟
生計曾無聚
沫孤蹤漫有
清風治產猶
嫌范蠡攜
孥頗笑梁鴻
弱累已償俗
盡老身將伴
僧居未許季
鷹高潔秋
風直為鱸魚

寄周安孺茶

大哉天宇內
植物知幾族
靈品獨標奇
迥超凡艸

木名從姬旦
始漸播桐君
錄賦詠誰最
先厥傳惟杜
育唐人未知
好論著始於
陸常李亦清
流當年慕高
躅遂使天下
士嗜此偶於
俗豈但中土
珍兼之異邦
鬻鹿門有佳
士博覽無不
矚邂逅天隨
翁篇章互賡
續開園頤山
下屏迹松江
曲有興即揮
毫燦然存簡
牘伊余素寡
嗜嗜好本不
篤粵自少年
時低回客京
轂雖非曳裾
者庇蔭或華
屋頗見綺紉
中齒牙厭梁
肉小龍得屢
試糞土視珠
玉團鳳與葵
花砒砒雜魚
目貴人自矜
惜捧玩且緘
櫝未數日注
卑定知雙井
辱於茲自研
討至味識五
六自爾入江
湖尋僧訪幽
獨高人固多
暇探究亦

頗熟聞道早春時攜羸赴初旭驚雷未破蕾采采
不盈旬旋洗玉泉蒸芳馨豈停宿須臾布輕縷火
俟謹盈縮不憚頃間勞經時廢藏蓄髣筒淨無染
箬籠勻且複苦畏梅潤侵煖須人氣燠有如剛耿
性不受纖芥觸又若廉夫心難將微穢瀆晴天敞
虛府石碾破輕綠永日遇閒賓乳泉發新馥香濃
奪蘭露色嫩欺秋菊閩俗競傳誇豐腴面如粥自
云葉家白頗勝中山酥好是一杯深午窗春睡足
清風擊兩腋去欲凌鴻鵠嗟我樂何深水經亦屢
讀子吃中冷泉次乃康王谷癖培頃曾嘗餅罌走
僮僕如今老且嬾細事百不欲美惡兩俱忘誰能

強追逐薑鹽拌白土稍稍從吾蜀尚欲外形體安
能徇心腹由來薄滋味日飯止脫粟外慕旣已矣
胡爲此羈束昨日散幽步偶上天峰麓山圃正春
風蒙茸萬旗簇呼兒爲佳客采製聊亦復地僻誰
我從包藏置廚麓何嘗較優劣但喜破睡速況此
夏日長人間正炎毒

秋思寄子由

黃葉山川知晚秋小蟲催女獻功裘老松閱世臥
雲壑挽著蒼江無萬牛受黃金羅門前車蓋難
清遠舟中寄耘老
小寒初度梅花嶺萬壑千巖背人境清遠聊爲泛

宅行一夢分明隋鄉井覺來滿眼是湖山鴨綠波
 搖鳳皇影海陵居士無雲梯歲晚結廬潁水湄山
 腰自懸蒼玉佩野馬不受黃金羈門前車蓋獵獵
 走笑倚清流數鬢絲汀洲相見春風起白蘋吹花
 散煙水萬里飄蓬未得歸目斷滄浪淚如洗北雁
 南來遺素書苦言大浸沒吾廬清齋十日不然鼎
 曲突往往巢龜魚今年玉粒賤如水青銅欲買囊
 已虛人生百年如寄耳七十朱顏能有幾有子休
 論賢與愚倪生枉却帶經鉏天南看取東坡叟可
 是平生廢讀書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

酬和一

虔守霍大夫監郡許朝奉見和此詩復次

前韻

大邦安靜治小院得閒遊
 潁水兩已漲廉泉春未流
 同烹貢茗雪一洗瘴茆
 秋秋思生尊鱠寒衣待

橘洲

任三國志李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柑橘千樹死謂兒曰汝母惡我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疋絹亦可用矣

粲且登樓

援王粲避董卓之亂依劉表於荊州登江陵城樓上思歸作登樓賦

老境無多日歸

心夢幾州敢因逃酒去
 留舊篋藏新語清風自滿舟

堯祖漢書劉章為高后行酒諸呂一人亡酒

端為和詩

七年九月自廣陵召還復館於浴室東堂

八年六月乞會稽將出汶公乞詩乃復用

前韻三首

乞郡三章字半斜次公曰蓋乞越州也廟堂傳笑眼昏花上人

問我遲留意待賜頭網八餅茶自注尚書學士得賜頭網龍茶一斤八餅今年網到

最遲

夢遶吳山却月廊白梅盧橘覺猶香自注杭州梵天寺有月廊數百間寺

會稽且作須臾意從此歸田策最良次公文選張平

中多白楊梅盧橘子有歸田賦

南來去此幾時歸倦鳥孤雲豈有期斷送一生消

底物厚退之詩斷送一生惟有酒三年光景六篇詩

與葉淳老侯敦夫張秉道同相視新河秉

道有詩次韻二首

君不見元帥府前羅萬戟濤頭未順千弩射無已吳越備史

云梁開平四年武肅王錢氏始築捍海塘在候潮通江門之外潮水晝夜衝激版築不就因命強弩數百以射潮頭又致禱於晉山祠既而潮水避

錢塘東擊西陵遂成隄岸至今鳳皇山下路祖謙按舊經云鳳皇山在城中張

乳長龍盤鳳舞到錢塘山下有鳳皇門趙抃詩云老來重守鳳皇城長借一箭開兩翼我鑿西

湖還舊觀一眼已盡西南碧又將回奪浮山險饒按

圖經浮山在錢塘舊治東南四十里先生開河奏狀云潮水自海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以亂潮水千艘夜下無

南北坐陳三策本人謀師漢哀帝時賈讓奏言治河有止中下三策見溝洫志惟留

一諾待我畫援後漢汝南太守范滂博南陽宗資主畫諾老病思歸真暫寓功

名如幻終何得從來自笑畫蛇足師史記楚世家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

相謂畫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舉酒而起曰吾蛇先成吾能為之足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此事

何殊食雞肋續楊修曰雞肋食之無所得棄之如可惜憐君嗜好更迂闊得我

新詩喜折屐厚晉謝安傳玄既破苻堅有驛書至安過戶限心甚喜不覺屐齒之折江湖粗了

我徑歸餘事後來當潤色一菴閑臥洞霄宮堯卿杭州有洞

霄井有丹砂水長赤續抱朴子臨邑縣有廖氏世老壽後移居子孫輒殘折他人居其故宅復累世壽疑

其井水赤乃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丹汁入井是以飲水而壽荆溪老父愁三害下斬長蛟本無賴師晉史周處陽羨人也膂力絕人縱

情肆慾州曲患之自知為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為樂邪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

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吾能除之乃入山刺虎投水斬蛟而反鄉里相慶平生倔強韓退之

文字猶為鱈魚戒次公韓愈刺史潮州知鱈魚為害乃為文戒之鱈乃南徙石門之役萬

金耳首鼠不為吾已隘江湖開塞古有數兩鵠飛

來告成壞厚前漢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勸農使者非

常人一言已破黎民駭上饒使君更超逸堯卿鄱陽郡地名為

上饒坐睨浮山如累塊髯張乃我結韞生次公張釋之傳王生者處士也

常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謂釋之曰為我結韞釋之跪而結之人或讓王生王生曰吾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故聊使結韞以重之耳帝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詩酒淋漓出狂怪我作水衡生作丞次公水衡與丞

事別是一王生乃議曹也教龍遂之謙對上笑拜遂為水衡都尉王生為水衡丞或曰此兩王生事而先生併用之豈誤記為一事邪更俟明識

他日歸朝同此拜次公陳叔達太宗時拜禮部尚書帝曰武德時內難潛構知公有讜言今之此拜有以相答

過密州次韻趙明叔喬禹功

先生依舊廣文貧次公指言趙明叔也先生曩在密州時所謂趙教授者也鄭虔為廣文館博士當時號之曰鄭

廣老守時遭醉尉嗔任李廣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常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

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次公指言喬禹功也禹功必以別處太守替罷或致仕而歸故以故將軍比之

言喬禹功也禹功必以別處太守替罷或致仕而歸故以故將軍比之

文

文

汝輩何曾堪一笑〔編〕杜詩何當官曹清爾輩堪一笑吾儕相對復三人

黃雞唱曉淒涼曲〔厚〕白樂天醉歌示妓人商玲瓏黃雞催曉五時鳴白日催年酉前沒白髮驚

秋見在身〔援〕白樂天初見白髮感秋詩云白髮快朱顏一別膠西

舊朋友〔次〕公膠西即密州也扁舟歸釣五湖春

再過常山和昔年留別詩

偃僂山前叟〔次〕公左傳正考父一命而僂再命而偃迎我如迎新那知夢幻

軀念念非昔人江湖久放浪朝市誰相親却尋泉

源去桃花逢避秦〔任〕陶潛桃源記晉武陵人捕魚忽逢桃花林林盡水源其中有人言先世避秦來此詳見風水

洞詩注坐則望山臥則思泉

風水洞二首和李節推

慈崑院洞極大流水不竭洞頂又有一洞清風微出故名曰風水洞白樂天長慶三年秋九月來游觀泉石竹木留詩

風轉鳴空穴泉幽寫石門虛心聞地籟〔編〕莊子南郭子綦謂顏成子游

曰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地籟則眾竅是也

妄意覓桃源〔厚〕陶潛桃源記晉大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而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舍舟而從口入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自云先世避秦來此停數日辭去既出得其船便指回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之即遣人隨其往遂迷不復得路干朋桃源事第八卷留題仙游潭云秦人今在武陵溪

過客詩難好居僧語不繁歸瓶得冰雪

清冷慰文園〔編〕司馬相如為孝文園令有消渴疾

山前乳水隔塵凡山上仙風舞檜杉細細龍鱗生

亂石〔任〕郭景純遊仙詩閭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團團羊角轉

空巖〔續〕羊角風也莊子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次〕公淮南子言扶搖抄抱羊角而上許慎注云扶攀也搖動也抱了戾也扶搖如羊

角轉如曲縈行而

馮夷窟宅非梁棟〔厚〕馮夷弘農華陰人也服八石得水仙帝錫為河伯

宋援離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此馮夷窟宇也御寇車輿謝轡銜〔續〕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次〕公楚

辭昔往日篇無
世事漸艱吾欲去永隨二子脫譏讒厚

子師老商氏并伯高子盡二子之道乘風而歸次公蓋言世態可厭欲從馮夷之水居禦寇之風馭為可以脫譏讒先生詩案一項熙寧七年八月望游風水洞文云世事漸艱吾欲出意謂行新法之後世事日益艱難小人爭進各務讒毀試度思之不可以合又不可以容故欲棄官卜隱居之地也詩集作吾欲出詩案作欲去從詩案

奉敕祭西太一和韓川韻四首

京城西蘇邨謂之西太一熙寧初詔作宮於京城之東西隅謂之中太一

聖主新除祕祝續漢文帝十三年詔曰蓋聞禍自怨起而福由德與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

取其除之侍臣來乞豐年壽宮神君欲至半夜靈風肅然

厚漢郊祀志武帝置壽宮神君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則風肅然也邦衡三輔黃圖曰壽宮北宮有神仙居壽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明若神君來則肅然風生幃帳皆動

玉璽親題御筆金童來侍天香次公道家有言散花玉女侍香金童魯直唐李正封

詩天香夜釵衣禮罷祝融參乘續祝融西方炎帝之佐司馬相如大人賦祝融警而蹕御兮清氣氛而後行次公左

傳有朝必參乘選有使陽子參乘前驅已過衡湘

解劍獨行殘月次公祭必去服則有劍之儀矣披衣困臥清風夢蝶猶

飛旅枕續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不知周也覺則遽遽然周也粥魚已響枯桐

陂水初含曉淥稻花半作秋香阜蓋却迎朝日次公阜蓋

乃太守之製杜詩朱藩駐阜蓋又云阜蓋能忘折野梅今在侍臣言之未詳紅雲正遶宮牆子仁退之詩欲知花

島處水上覓紅雲

次韻子由五月一日同轉對

跪奉新書笏在腰談王正欲伴漁樵厚揚雄長楊賦子有不談王道者則

樵夫笑之晉陽豈為一門事唐高祖謂温大雅兄弟云我起義晉陽止為卿一門耳宣政聊

同五日朝正元中詔曰自今後五月一日御宣政殿與文武百僚相見憂患半生聯出處

歸休上策早招要後生可畏吾衰矣刀筆從來錯

料堯程前漢方與公謂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至是乎居頃之昌為

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為御史大夫者熟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焉

次韻王晉卿上元侍宴端門

月上九門開星河遶露臺師故事上元日端門築露臺高丈餘優人妓女皆列其上君方

枕中夢任太平廣記有客於邯鄲逆旅遇呂仙翁與之枕客就枕遂夢入枕中仕宦數十年我亦化人來

援周穆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光動仙球繼

香餘步輦回師上元端門放燈至夜闌綵山上繼下仙毬妓天子乘步輦還內相從穿萬馬

衰病若為陪

次韻蔣穎叔錢穆父從駕景靈宮二首

歸來病鶴記城闐續丁令威化鶴而歸作人言曰城郭如故人民非舊蹋松枝雨

露新半白不羞垂領髮次公潘安仁秋興賦素髮颯以垂領軟紅猶戀屬

車塵前輩戲語有西湖風月不如東華軟紅香土次公乘輿在前又有副車八十一乘隨之不敢指斥故言屬車而已兩收

九陌豐登後安國三輔舊事云長安城中八街九陌日麗三元下降辰粗識

君王為民意不才何以助精禋次公爾雅精意以享曰禋十朋按年譜元祐七年壬

申是歲南郊先生為鹵簿使

與君並直記初元白首還同入禁門玉殿齊班容

小語霜廷稽首泫微温適與穆父並拜廷中地皆溼相與小語道之次公梅聖俞詩云廡深容小語槐

密漏微陽病貪賜茗浮銅葉次公銅葉言茶盞也老怯香泉灑寶尊回

首鷓行有人傑坐知羗虜是遊魂次公魏文帝善哉行假氣遊魂魚鳥為伍又杜

甫詩遊魂貸爾曹

次韻蔣穎叔二首

扈從景靈宮

道人幽夢曉初還已覺笙簫下月壇風伯前驅清

宿霧祝融驂乘破朝寒次公屈原遠遊賦風伯為余前驅兮辟

火神故云破朝寒也氣氛而清涼又曰祝融戒以蹕御祝融

句鏘金和八鸞厚退之荆潭唱和詩序鏘鏘發金已向詞臣

得頗牧時穎叔新除熙河帥次公廉頗李牧皆古之良將也唐畢誠為

翰林學士大中末党項擾河西懿宗召對邊事誠奏破羌之狀

上曰吾不意頗牧在吾禁中乃以為邠寧節度使

凝祥池厚退之荆潭唱和詩序鏘鏘發金似知金馬客

無已馬援傳曰武帝時善相馬東門京鑄作銅馬法

夢碧雞坊次公漢有金馬門待詔者在焉故學士謂之冰雪銷

殘臘煙波寫故鄉次公史記秦皇每破諸侯鳴鑾自容與

立馬久回翔次公容與回翔皆徘徊之意乞與三韓使

厚三韓高麗國別名有辰韓弁韓馬

也新圖到樂浪時高麗使在都下每至勝境輒圖畫以歸厚前漢

樂浪等郡呂圖畫見聞志高麗國熙寧甲寅歲遣使金良鑒入貢訪中國

圖畫銳意購求稍精者十無一二然猶費三萬餘緡丙辰冬復遣使崔思

詔許之於是盡摹之持歸其畫人頗有精於筆法者

次韻張昌言給事省宿

馮顛久已欹殘雪厚馮顛言馮唐也戎眼何曾眩落暉

厚晉王戎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朔野按行猶雀躍

次公莊子鴻蒙方將拊髀雀躍

而東臺瞑坐覺鳥飛道家有鳥飛入兔宮之說次公東臺給事

謾誇年少容吾在樂天詩云猶有誇張少年處笑呼張文喚殷兄若鬪尊前舉世

稀厚劉禹錫詩休論世外升沈事且鬪尊前見在身待向崧陽求水竹

堯卿昌言一崧陽人也犁煙雨伴公歸

和三舍人省上

二月二十九日作
明日駕幸景靈宮

紛紛榮瘁何能久雲雨從來翻覆手

續杜詩翻手作雲
覆手雨紛紛輕薄

何須况如一夢墮枕中却見三賢起江右

曾子開劉貢
父孔經父皆

人嗟君妙質皆瑚璉顧我虛名但箕斗

次公詩云維
南有箕不可

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又古詩南箕
北有斗牽牛不負輓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

明朝冠蓋蔚相望

共扈翠輦朝宣光

次公長安志唐之
宮室名有宣光殿

武皇已老白雲鄉

續莊子華封人祝堯曰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次公趙
飛燕外傳成帝悅趙婕妤謂為溫柔鄉謂樊姬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

皇帝求白
雲鄉也

正與羣帝驂龍翔

次公杜詩矯如
羣帝驂龍翔

獨留杞梓扶

明堂

次韻劉貢父省上

密雲今日破郊西

續易密雲不
雨自我西郊

疎雨脩脩未作泥

邠老
唐韓

偃詩輕寒著背雨淒
淒九陌無塵未有泥

要及清閒同笑語行看衰病費扶攜

花前白酒傾雲液

次公梁劉孝標啓云
松子玉漿衛卿雲液

戶外青驄響月題

次公莊子齊之以月題疏月
題額上當顯形似月者也

不用臨風苦揮淚君家自與竹

林齊

貢父詩中有不及與其兄原父同時之歎然其兄子仲馮今為起居
舍人仔晉書阮籍與山濤王戎輩為竹林之遊而籍兄子咸與焉

再和

當年曹守我膠西

次公曹守言劉貢父也膠西
則先生自言其為密州也

共厭舖糟與

汨泥

續楚辭漁父謂屈原曰世人皆濁何不汨其泥
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飲其醪

自古赤丸成

習俗

厚西漢朱博傳永始間長安閭里少年羣輩殺吏
相與探丸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

因公黃犢

免提攜

援韻遂令民賣劔買牛賣刀
買犢曰何為帶牛而佩犢

生還各有青山興病起

猶能小字題莫怪歌呼數相和

續曹參聞相舍後園吏醉
歌呼取酒張座大歌呼與

和曾將獄市寄全齊

貢父為曹州盜賊皆奔鄰境蓋嘗有詩云
從教晉盜稍奔秦厚曹參為齊相蕭何將

七百八
豐使者召參參亦屬其後相
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

平山堂次王居卿祠部韻

高會日陪山簡醉

緬山簡鎮襄陽於時四方寇亂簡優游卒歲狂
唯酒是耽飲於習氏之池輒醉名曰高陽池

言屢發次公醒

緬蓋寬饒字次公曰毋多酌我我乃酒
狂魏其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

酒如人

面天然白山向吾曹分外青江上飛雲來北固檻

前修竹憶南屏六朝興廢餘丘壠

楊金陵六朝記云吳孫
氏四主五十六年東晉

司馬氏十一帝一百四年宋劉氏八主六十年齊蕭氏七主
二十四年梁蕭氏四主五十六年陳陳氏五主三十四年

空使姦雄

笑寧馨

次公姦雄言桓温也孔子家語言少正卯曰此乃人之姦雄者
温過淮泗踐北境與僚屬登平山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

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寧馨兒王夷甫也王衍
字夷甫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此寧
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堯卿宋廢帝子業性凶悖其母疾
篤召之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其母怒謂侍者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
寧馨兒

和鮮于子駿鄆州新堂月夜二首

前次韻
後不次

去歲遊新堂春風雪銷後池中半篙水池上千尺

柳佳人如桃李胡蝶入衫袖山川今何許疆界已

分宿次公此言鄆州與徐州歲月不可思駛若船放溜絲華真一

夢寂莫兩榮朽惟有當時月依然照杯酒應憐船

上人坐穩不知漏

次公杜詩坐
穩興悠哉

明月入華池反照池上堂堂上隱几人心與水月

涼風螢已無迹露艸時有光起觀河漢流步履響

長廊

次公袁粲為丹陽尹嘗步屨白楊郊杜
詩步屨隨春風又蘇州圖經有響屨廊

名都信繇會千指

調絲簧先生病不飲童子為燒香獨作五字詩清

絕如韋郎

厚樂天傳韋蘇州五言詩
高雅閒澹自成一家之體

詩成月漸側皎皎兩

相望

合浦愈上人以詩名嶺外將訪道南嶽留
詩壁上云閒伴孤雲自在飛東坡居士過
其精舍戲和其韻

孤雲出岫豈求伴

續陶淵明歸去來
雲無心以出岫

錫杖凌空自要飛

次公孫綽天台賦應真飛錫以躡虛
傳燈錄鄧隱峰擲錫空中飛身而過

為問庭松尚西指不知

老焚幾時歸

次公廣異記玄奘將往西域於靈巖寺見松一樹以手
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吾歸即東向及去

枝西指約長數丈一年
或東向弟子迎之果還

次周燾韻

并序

周燾遊天竺觀激水作詩云拳石耆婆色兩青竹
龍驅水轉山鳴夜深不見跳珠碎疑是檐間滴雨

聲東坡和之云

道眼轉丹青常於寂處鳴早知雨是水不作兩般
聲

病中大雪數日未嘗起觀號令趙薦以詩
相屬戲用其韻答之

經旬臥齋閣終日親劑和不知雪已深但覺寒無

那飄蕭紙窗明

次公杜詩飄蕭覺素髮

堆壓檐板墮

關中皆以板為檐

風颭

助凝冽幃幔困軒簾惟思近醇醲

次公醇醲言酒也魏都賦著馴風之醇醲注云

以酒喻政未敢窺璨瑳

次公璨瑳以玉比雪之明也

何時反炎赫

次公退之謝鄭羣贈簞詩

云却願天日常炎曦又先生

却欲躬白磨

次公後漢馮衍妻妬悍不畜媵妾兒女自操井臼以

言勞則體中生熱也

誰言坐無羶

續杜甫贈鄭廣云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羶

尚有裘充貨

厚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初與文君還成都居貧愁西鄰歌吹發促

滿以所著鸛鶴裘就市人楊昌貫酒與文君為歡席寒威挫崩騰蹋成逕繚繞飛入座人歡瓦先融

次公退之云座煖銷那怪飲雋瓶屢臥 次公左傳士文伯謂投壺之中曰中雋言其中為雋異堯卿歐陽詩不覺長瓶臥牆

曲 嗟余獨愁寂空室自困垓欲為後日賞恐被遊

塵泥 堯卿韓詩勿使塵泥泥寒更報新霽皎日懸半破 次公退之云新月憐半破

有客獨苦吟清夜默自課詩人例窮蹇秀句出寒

餓 任杜詩云詩家秀句傳寒餓何當暴霜雪庶以躡郊賀 續孟郊李賀也

追和子由去歲試舉人洛下所寄暴雨初

晴樓上晚景詩五首

秋後風光雨後山滿城流水碧潺潺煙雲好處無

多子 厚傳燈錄大愚禪師曰佛法無多子及取昏雅未到間 次公老杜對雪詩云無人竭浮蟻有

待至昏雅詩尾自注云何遜詩曰城陰度塹黑昏雅接翅歸

洛邑從來天地中 續周公營洛邑以時朝諸侯取天地之中四方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 職貢道里均焉 厚周禮地官以土圭之法正日

景以求地中又曰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 嵩高蒼翠北邙紅 商老二十四化記北邙山在東都西

在濯龍池北 風流耆舊消磨盡只有青山對病翁 謂富翁也

白汗翻漿午景前 次公戰國策汗明之言馬淮南子之言人皆曰白汗交流翻漿之義則世說所謂兢兢皇皇汗

出如漿也子仁社詩南方六七月出入異中原老少多渴死汗踰水漿翻 雨餘風物便蕭然應傾半

熟鵝黃酒 續杜詩鵝兒黃似酒 照見新晴水碧天

疾雷破屋雨翻河 厚莊子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 一掃清風未覺多

應似畫師吳道子 次公吳道子畫入神品杜詩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又王維詩風世謬詩客前生應畫師

黃中唐明皇雜錄云畫師吳道玄者本陽翟人神清氣俊善圖佛像尤長於模寫鬼神下筆神速勢若飛動 高堂巨壁寫

降魔

文蔚堂

客路三年不見山

次公先生詩有戲子由云宛丘先生長如丘時熙寧六年子由為陳州學官時也此後為齊州

掌書記繼簽書南京則不見山者蓋此時乎

上樓相對夢魂間明朝却蹋紅塵

去羞向清伊照病顏

和柳子玉喜雪次韻仍呈述古

詩翁愛酒長如渴瓶盡欲沽囊已竭燈青火冷不

成眠一夜撚須吟喜雪

子仁賈島詩吟安箇字撚斷數莖須

詩成就我覓

懽處我窮正與君髣髴曷不走投陳孟公有酒醉

君仍飽德

約詩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

瓊瑤欲盡天應惜更遣清

光續殘月安得佳人擢素手

厚古詩織織擢素手札弄機杼

笑捧玉

盃兩奇絕

子仁會合聯句云茗如織織捧

豔歌一曲回陽春

續白樂天詩豔歌一曲酒一杯

子仁文選云客有歌陽春白雪之曲

坐使高堂生暖熱

至濟南李公擇以詩相迎次其韻二首

弊裘羸馬古河濱野闊天低糝玉塵

次公何遜詠雪詩若逐微風起誰言

非玉塵堯卿秦韜玉春雪詩云雪重寒空思寂寥玉塵如糝滿春朝

自笑餐瑄典屬國

續蘇武使匈奴單于

欲降之置武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瑄毛并咽之得不死後歸漢為典屬國

來看換酒謫仙人

厚李白憶賀監詩序曰太子賓客賀公於長安紫極宮一見呼為謫仙人因解金龜換酒為樂

官遊到處身如寄

農事何時手自親剩作新詩與君和莫因風雨廢

鳴晨

續詩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夜擁笙歌雪水濱

續雪水在湖州烏程縣

回頭樂事總成塵今年

送汝作太守到處逢君是主人聚散思量都是夢

身名漸覺老非親相從繼燭何須問

續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為工正飲

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

蝙蝠飛時日正晨

厚韓退之山石詩山石犖确行徑微黃昏到寺

蝙蝠飛

和田國博喜雪

疇昔月如晝曉來雲暗天玉花飛半夜翠浪舞明

年次公玉花言雪螟螣無遺種流亡稍占田歲豐君不

樂鐘磬幾時編有服不樂次公樂有

次韻舒堯文祈雪霧猪泉

長笑蛇醫一寸腹次公蛇醫蜥蜴之別名銜冰吐雹何時

足叔度夷堅乙志劉居中隱嵩山巔有大蜥蜴數百皆長三四尺人以食

彈丸皆失去明日人來言昨午雨雹大作乃知蜥蜴所為者此也蒼鵝

無罪亦可憐斬頸橫盤不敢哭厚祈雨法刑白鵝仲達先

却蛇且又有祈雨厄悲夫豈知泉下有猪龍臥枕雷車蹋陰軸希仲

雜俎云柳公權元和末止建州山寺中夜半覺門外喧鬧因潛於窗中觀之見數人運斤造雷車如畫圖者久之一嚏氣忽天暗其人兩目遂昏焉

前年太守為旱請雨點隨人如撒菽傳欽之曾禱太守

歸國龍歸泉至今人詠淇園綠續衛淇澳美我今又復

懼此旱凜凜疲民在溝瀆却尋舊迹叩神泉坐客

仍攜王子淵欽之時客看州中和樂職頌續王褒字子淵

史王褒欲宣風化於眾庶聞褒有宣帝時益州刺新聲妙語慰華顛援蔡邕賦

人曉來泉上東風急須上冰珠老鮫泣師晉張華博物

出寓人家積日賣綃將去從主人志鮫人從水中怪詞欲逼龍飛起嶮韻不

量吾所及行看積雪厚埋牛誰與春工掀百蟄此

時還復借君詩餘力沃翰仍貫笠厚左氏越椒攻楚王射

寧又射沃翰以貫笠揮毫落紙勿言疲次公杜詩揮毫驚龍再起

震失匙

之威乃至於此

續三國志曹操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匙筋于時正當雷震因謂操曰一震

答郡中同僚賀雨

水旱行十年饑疫遍九土奇窮所向惡歲歲祈晴

雨雖非為已求重請終愧古

續穀梁子曰零之必待其時窮人盡力何也零者為早求者也

求者請也古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

鬼神亦知我老病入腰膂

何曾拜向人此意難不許重雲淒已合微潤先流

礎

援淮南子云山雲蒸柱礎潤

蕭蕭止還作坐聽及三鼓天明將吏

集泥土滿靴屨登城望麩麥綠浪風掀舞媿我賢

友生雄篇鬪新語君看大熟歲風雨占十五

援古者五日一

風十日一雨

天地本無功祈禳何足數渡河不入境未若

無蝗虎

厚後漢宋均為九江太守郡多暴虎嘗募設檻穿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諸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鼉鼉在水各有所托今為民害

咎在殘吏其務退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穿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又山陽楚沛多蝗飛至九江界輒東西散去

而况刑

白鵝下策君勿取

援世人刑白鵝以祈雨詳見上首注

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韻二

首

蘭菊有生意

林陳後主問煬帝麗華與蕭妃何如帝曰春蘭秋菊亦各一時之秀也

微陽回寸

根方憂集莫雪復喜迎朝曠憶我故居室浮光動

南軒

彥才按志林先生元祐二年八月十一日將朝尚早假寐夢歸紗縠坐於南軒既覺惘然思久之南軒先君名曰來風者也

松

竹半傾瀉未數葵與萱三徑瑶艸合

次公蔣詡三徑又陶淵明三徑就荒

又江淹詩瑶艸正翳施又杜詩相期拾瑶艸

一瓶井花温至今行吟處尚餘履

鳥痕一朝出從仕永媿李仲元

續揚子云李仲元不屈其志不累其身不夷不惠可

否之也間也晚歲益可羞犯雪方南奔山城買廢圃槁葉手

自掀長使齊安人師黃州齊安郡也指說故侯園厚前漢書邵平者故秦東陵侯

秦破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金膏染髭須次公南史何長瑜作韻語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而劉禹錫詩好染髭須事後生旋露

霜雪根不如閉目坐丹府夜自曠誰知憂患中方

寸寓羲軒大雪從壓屋我非兒女萱厚孟郊詩萱兒女花不解壯士憂

平生學踵息續莊子真人之息以踵坐覺兩鐙温下馬作雪詩滿

地鞭箠痕佇立望原野悲歌為黎元道逢射獵子

遙指狐兔奔蹤跡尚可尋窟穴何足掀寄謝李丞

相次公李丞相指李斯用其言牽黃犬出上蔡東門也吾將反丘園

次韻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

飢人忽夢飯甑溢夢中一飽百憂失次公夢飽事出佛書黃魯直亦云飢

人常夢飽病人常夢醫久知夢飽本來空未悟真飢定何物我生

無田食破硯次公此乃唐人云以硯為良田舌耕而筆耒之意也爾來硯枯磨不出

去年太歲空在酉厚計然言歲在金穰水毀木飢火旱太歲在酉金穰之時也傷舍壺漿

不容乞續朝野僉載云歲在申酉乞漿得酒言年豐也今年旱勢復如此歲晚何

以黔吾突援班固云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青天蕩蕩呼不聞况欲稽

首號泥佛甕中蜥蜴猶可笑信民酉陽雜俎云王彥威在汴州二年夏旱時李玘過汴因宴

王以旱為言李醉曰欲雨甚易爾可求蛇醫四頭石甕二枚每甕實以水浮二蛇醫以木蓋密泥之處置於鬧處甕前後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以下寸餘令執小青竹晝夜更擊其甕不得少輟王如言試之一跂跂脈

脈何等秩任東方朔傳武帝置守宮孟下東方朔別著布數射之曰以為龍又無角以為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

宮即陰陽有時雨有數民是天民天自卹我雖窮苦

蜥蜴

文蔚堂

蘇東坡詩集卷十一

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形容可似喪家狗續家語孔子適

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類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喪家之狗未

宵弭耳爭投骨援史記應侯謂秦王曰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

者何則有爭意也倒冠落幘謝朋友次公此則杜牧倒冠落佩之變也獨與蚤雷

共圭筭次公中山靖王言眾漚漂山聚蚊成雷又左傳筭門圭竇之人故人嗔我不開門次公

退之云剝剝啄啄有客至門我不出應客去而嗔君視我門誰肯屈可憐明月如

潑水夜半清光翻我室風從南來非雨候師天官書風從南方

來大且為疲人洗蒸鬱寒裳一和快哉謠厚文選楚襄王遊於蘭臺

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未暇飢寒念明日

去年東坡拾瓦礫自種黃桑三百尺今年刈艸蓋

雪堂子仁按先生擬斜川云元豐壬戌之春余躬耕於東坡築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後丘西控北山之微泉又雪堂問云蘇子得廢

圃於東坡之脅作堂焉號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為之因繪雪以四壁之間無空隙其名蓋起於此嘗見先生有帖云已作得雪堂記而其本不傳未詳其故雪堂日炙風吹面如墨師杜甫詩骨折面如墨平生懶惰

今始悔老大勤農天所直沛然例賜三尺雨造化

無心悅難測四方上下同一雲甘霖不為龍所隔

俗有分龍日蓬蒿下濕迎曉來燈火新涼催夜織次公退之詩新涼入郊墟

燈火稍可親老夫作罷得甘寢次公莊子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臥聽牆東人

響屐奔流未已坑谷平折葦枯荷恣漂溺腐儒麤

糲支百年次公杜詩百年糲糲腐儒餐力耕不受眾目憐續杜詩不聞八尺軀常受眾目

破陂漏水不耐旱人力未至求天全會當作塘

徑千步橫斷西北遮山泉四鄰相率助舉杵人人

知我囊無錢厚東漢趙壹詩云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明年共看決渠雨任

文蔚堂

文蔚堂

文蔚堂

公穿渠人歌曰舉 飢飽在我寧關天誰能伴我田間飲醉

倒惟有支頭輒北極山東四嶽 醉來林入

天公號令不再出十日愁霖併為一君家有田水

冒田我家無田憂無室不如西州揚道士萬里隨

身惟兩邾公流不惡沂亦佳一葉扁舟任漂突山

芎麥麴都不用任山芎麥麴皆以禦濕也周左傳有麥 泥行露

宿終無疾夜來飢腸如轉雷旅愁非酒不可開楊

生自言識音律洞簫入手清且哀不須更待秋井

塌見人白骨方銜杯續杜詩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

次韻王覲正言喜雪

聖人與天通次公列仙傳曰陶安公六安治師也數行火術火一旦

散上紫色衝天須臾朱雀止治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天

通七月十日迎汝以赤龍龍至安公馭之東南而上 有詔寬獄市續前漢曹參為齊相蕭何

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 好語夜喧街濕雲朝覆砌紛然退朝後

色映宮槐媚欲誇翦刻工厚退之李花詩誰將平地 故人

朱藍袂續宋朝太宗皇帝言唐朝學士多衣緋綠今之任職者或以

朱藍而加金帶之飾亦士林之榮師宋大明中元日雪花降

殿庭右將軍謝莊下殿雪集衣白上以為嘉瑞 我方執筆侍次公左史記言右史記動今 未

敢書上瑞君猶伏閣爭高論亦少慰續唐長安二年三

等以為瑞率羣臣入賀王求禮讓曰宰相燮和陰陽而季春雨雪乃災也

果以為瑞則冬月雷遠為瑞雷邪味道不從賀者既入求禮言今主荒臣

佞寒暑失序戎狄亂華使天 霏霏止還作盜盜風與氣神

龍久潛伏一怒勢必倍行當見三白次公西北人之謔

次韻朱光庭喜雨

拜舞懽萬歲次公杜詩盟賜 歸來飲君家酣詠追既醉

久苦趙盾日續左傳言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欣逢傳說霖

厚書說命高宗謂說曰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坐知千里足初覺兩河深次公兩河蓋汴河蔡河也

破屋常持傘無薪欲爨琴清詩似庭燎雖美未忘

箴續詩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和張昌言喜雨

二聖憂勤忘寢食次公二聖蓋當日哲宗與太后也百神奔走會風雲

禁林夜直鳴江瀨清洛潮回起縠紋夢覺酒醒聞

好句帳空簾冷發餘熏秋來定有豐年喜剩作新

詩準備君

次韻張昌言喜雨

千里黃流失故居次公言水所衝蕩而民居不見也年來赤地到青徐

遙聞爭誦十行詔續後漢光武以手詔賜方國一札十行無異親巡六尺輿

厚前漢表蓋云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精貫天人一言足雲興嶽瀆萬

靈趨愛君誰似元和老賀雨詩成即諫書援白居易元和中作

賀雨詩其略云君以明為聖臣以直為忠敢賀有其始亦願有其終居易嘗與元鎮書云凡聞僕賀雨詩眾口籍籍以為非宜

次韻毛滂法曹感雨

江南佳公子續史記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遺我錦繡端攬之温如

春公子焉得寒興雨自有時膚寸便濛濛援詩與雨祈祈又公

羊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太山之雲耳斂藏以自潤牛斗何足干

次公牛斗何足干借豐城之劍氣在牛斗之間如氣干雲霓之義空庭月與影彊結三友歡

我豈不足歟要此清團團所歡在一醉常恐尊中

乾子仁陶淵明詩尊中酒不乾舍酒尚可樂明珠如彈丸次公南史王筠字元禮謝朓常

見語曰好詩圓美
流轉如彈丸也
但恐千仞雀忽忽發虛彈
援莊子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

雀迨子閒暇時種子田中丹一朝涉世故空腹容

欺謾次公神仙伊用昌夫婦詠鼓詞云釘著不知侵骨髓打來只是沒心肝空腹被人謾我頃在東坡秋

菊為夕餐援楚詞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永媿坡間人布褐為我

完雪堂初覆瓦上簞無下莞援斯干詩下莞上簞乃安斯寢時時亦設

客每醉筒輒殫堯卿公嘗以筒貯錢為設客之用一笑便傾倒五年得

輕安公子豈我徒衣鉢傳一簞次公唐撫言載門生及第與座主同名次者謂之傳

筆勢江河寬次公郊則孟郊島則賈島為詩寒窘先生素所不許如言孟郊曰安能兩耳聽此寒蟲號又曰氣壓郊與島是也定非郊與島

悲吟古寺中穿帷雪漫漫他年記此味芋火對

懶殘次公唐李泌與明瓚禪師遊明瓚擇徒謂之懶殘者必嘗於衡嶽寺讀書察懶殘所為曰非凡人也聆其中夜梵唱響徹山林必頗

知音能辨休戚謂懶殘經音先悽愴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中夜潛往謁焉懶殘命坐爇火取芋以啗之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必拜而退懶殘性懶而食殘故以為號事見高僧傳

禱雨張龍公既應劉景文有詩次韻

張公晚為龍抑自龍中來伊昔風雲會次公杜詩病柏行云掩感龍虎

姿生當風雲會 咄嗟潭洞開精神苟可貫賓主真相陪洞簫

振羽舞厚前漢王褒宣帝時嘗為甘泉及洞簫頌又周禮樂師籥凡舞有羽舞注云羽舞析羽也白酒浮雲

雷言從關州妃厚趙耕張龍公碑君諱路斯穎上百社邨人也夫人關州石氏遠去焦氏臺

次公先生昭靈侯碑龍公唐時為宣城今自宣城罷歸常釣於焦氏臺陰 傾倒瓶中雨次公續玄怪錄李靖微時嘗射

獵山中會莫抵宿一朱門家夜半聞叩門甚急見一婦人謂靖曰此非人世乃龍宮也今天符命行雨二子皆不在欲奉煩頃刻間如何遂命黃頭

被青驄馬又命取雨器乃一小瓶戒 一洗麥上埃破早不論功

白取瓶中水滴馬鬃上即雨徧矣 乘雲却空回嗟龍與我輩用意豈遠哉使君今子

義英風冠東萊

續吳志太史慈字子義東萊人也最為有膽烈

笑說龍為友

子仁前漢天馬

歌云今安匹龍為友

幽明莫相猜

用前韻作雪詩留景文

萬松嶺上黃千葉

次公此應言蠟梅也先生後有蠟梅詩君不見萬松嶺上黃千葉玉藥檀心兩奇絕是已或云

杜甫四松詩云所插小藩籬本亦有隄防終然悵機損得媿千葉黃今先生亦豈以言冬間之松乎應之曰成材之松葉豈有黃也因指言松嶺上之蠟梅而蠟梅之葉黃故也

載酒年年蹋松雪劉郎去後誰復來

禹錫詩云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又云種桃道士今何在

前度劉郎今復來

齊夜坐搜雪句兩手龜拆霜須折

厚莊子不龜手之藥注云其藥能令手不龜拆

無情豈亦畏嘲弄

厚白樂天與元九書云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州而已

穿簾入

戶吹燈滅紛紛兒女爭所似

援晉書謝安嘗內集俄而雪下安曰大雪紛紛何所似也安兄

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

碧海長鯨君未掣

續杜詩爭看翡翠蘭若上未掣鯨魚

碧海

朝來雲漢接天流

次公杜詩雲漢接天流

顧我小詩如點纈

歐陽陳趙在戶外急掃中庭鋪木屑

厚晉書陶侃造船竹頭木屑悉令舉

掌之咸不解所以後元會大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木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竹頭裝船

交遊雖似雪

柏堅聚散行作風花瞥晴光融作一尺泥歸有何

事真無說泥乾路穩放君去莫倚馬蹄如踏鐵

杜詩腕促蹄高如踏鐵交河幾蹴曾冰裂

和劉景文雪

占雨又得雪龜寧欺我哉似知吾輩喜故及醉中

來童子愁冰硯佳人苦膠杯

次公膠字去聲與白樂天一碟膠牙錫之膠同膠杯雖出莊子

置杯焉則膠而此所謂膠杯乃是酒凍也

那堪李常侍入蔡夜銜枚

厚唐李愬以散騎常侍擊

蔡會大雨雪愬夜至懸弧城遂克蔡州擒吳元濟

次韻陳履常雪中

可憐擾擾雪中人，飢飽終同寓一塵。

厚續仙傳：韋子咸師事丁約，一日辭

去謂子咸曰：郎君得道尚隔兩塵，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也。

老檜作花真強項。

次公：穎州多檜而花

白指檜為言檜老矣而假雪以為花，猶人之強項不伏其老也。強項字如董宣不屈於公主，帝目之強項令。

凍鳶儲肉巧

謀身

次公：杜詩：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

忍寒吟詠君堪笑，得煖謹呼我

未貧坐聽屐聲知，有路擁裘來看玉梅春。

追作淮口遇風戲用其韻

我詩如病驥

次公：杜詩：驥病思偏秣，又云：州黃驥驥病。

悲鳴向衰艸，有兒真驥

子

續：老杜子宗武，小名驥，子有詩云：驥子好男兒，又贈竇侍御。詩云：驥之子，鳳之雛。次公：梁元帝啓云：價匹熊媒，聲齊驥子。

一噴

羣馬倒

次公：穆天子傳曰：天子東遊於黃澤，宿於西洛，歌曰：黃之隄，其馬歎沙，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歎玉，皇人壽穀，歎即噴字。

養氣勿吟哦，聲名忌太早，風濤借筆力。

次公：杜詩：筆力破餘地。

勢

逐孤雲掃何如，陶家兒遠舍覓梨棗。

厚：陶潛責子詩：通子垂九齡，但覓梨

與君看押彊韻

師：王子韶雞跖集：王筠字元禮，為詩能押彊韻。

已勝郊與島

援：孟郊賈島也。

次韻王郎子立風雨有感

百年一俯仰，寒暑相主客，稍增裘褐氣，已覺團扇

厄不煩計，榮辱此喪彼，有獲我琴終不敗，無攫亦

無釋

厚：史記：齊威王鼓琴，鄒忌子曰：善哉！鼓琴，王曰：何以知其故也？鄒忌子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釋

後生不自牧，呻吟空挾策

援：莊子：挾策讀書，又鄭人緩呻吟於表氏之地。

苗不待長，賣菜苦求益

續：後漢：嚴光傳注：侯霸使西曹侯子道奉書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

此郎獨靜退，門外無行迹，但恐陶淵

明每為飢所迫，淒風弄衣結

師：董京之衣百結。

小雪穿門席

師：陳平家貧，以席為門。

願君付一笑，造物亦戲劇，朝來賦雲夢筆

落風雨疾次公相如子虛賦烏有先生之詞曰吞若雲夢者八九為

君裁春衫高會開桂籍胸中曾不芥蒂故謂之賦雲夢又杜詩筆落驚風雨

次韻王忠玉遊虎丘絕句三首堯卿名瑜時為憲使

當年大白此相浮續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不釀者浮以大白

老守娛賓得二丘自注郡人有問丘公太守王規甫嘗云不謁虎丘即謁閭丘規父忠玉伯父也白髮

重來故人盡空餘叢桂小山幽次公淮南王安招隱士詞云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

寒連卷兮枝相繚又許慎淮南鴻烈解序云安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

青蓋紅旗映玉山新詩小草落玄泉援孟東野詩手中飛黑電象外寫玄

泉風流使者人爭看知是真孃立道邊相虎丘中路有真孃墓次公白

樂天真孃墓詩題下注云在虎丘寺蓋在寺門之外今尚存饒李宗諤蘇州圖經云吳真孃墓在長洲縣西北五里雲岩寺西南山下彦忠吳郡圖經續記云真孃墓在虎丘寺側真孃吳國之佳麗也文士遊此者多有篇詠有譚生題一絕譏詞人之重色由是稍稍息筆

舞衣歌扇轉頭空只有青山杳靄中莫共吳王鬪

百艸使君未敢借驚鴻續劉禹錫詩若共吳王鬪百艸不知應是欠西施次公曹子建之言洛神曰翩

若驚鴻婉若游龍

次韻子由柳湖感物

憶昔子美在東屯續東屯今夔州故城之東數間茅屋蒼山根嘲吟

艸木調蠻獠欲與猿鳥爭啾喧子今憔悴眾所棄

驅馬獨出無往還惟有柳湖萬株柳清陰與子供

朝昏胡為譏評去聲不少借生意凌挫難為絲柳雖

無言不解愠世俗乍見應憮然嬌姿共愛春濯濯

援晉書王恭風度濯濯如春月柳豈問空腹修蛇蟠朝看濃翠傲炎赫

夜愛疎影搖清員風翻雪陳春絮亂蠹響啄木秋

聲堅四時盛衰各有態搖落悽愴驚寒温南山孤

松積雪底抱凍不死誰復賢

無言不賦在穎州與趙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揚

陳有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詩見懷次韻

太山秋毫兩無窮次公莊子內篇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又云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鉅

細本出相形中大千起滅一塵裏次公退之云下視禹九州一塵集毫端未

覺杭穎誰雌雄來詩云與杭爭雄我在錢塘拓湖淥大隄士

女爭昌丰援詩子之昌兮子之丰兮六橋橫絕天漢上北山始與南

屏通次公子由先生墓誌杭州西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則湖上所創之橋也甄按先生作隄疏流跨流為橋者凡六並在今蘇公隄上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

席卷蒼雲空續先生奏修杭州西湖狀云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州生漸成葑田熙寧中湖之葑合者蓋十二三爾至

今遂塞其半已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二十餘萬工

竭來穎尾弄秋色一水縈

帶昭靈宮續李華吊古戰場文曰何水縈帶昭靈宮張龍公祠堂也坐思吳越不可到借

君月斧修腫臃厚酉陽雜俎唐大和中鄭仁本遊嵩山失道忽於叢棘中見一人枕僕而睡呼之問其所自曰君知

月七寶合成乎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余續二十四橋亦何有杜

一數也開幙有斤斧數事玉屑飯兩裹杜

牧揚州詩二十四橋明換此十頃玻瓈風子仁永叔西湖詩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

十頃雷塘水乾禾黍滿寶釵耕出餘鸞龍次公雷塘在揚州東北十

里場帝所葬處煬帝平昔游之多從宮人明年詩客來吊古伴

我霜夜號秋蟲德麟見約來揚寄居亦有意求揚倅

對景不次韻趙德麟西湖新成見懷絕句饒此穎州西湖

壺中春色謂洞庭春色也飲中仙騎鶴東來獨惘然猶有趙

陳同李郭不妨同泛過湖船厚後漢郭林宗游洛陽見李膺大奇之遂相友善後歸鄉里諸

七百六十一
儒送至河上車數千輛林宗獨
與膺同舟人望之以為神仙

盡中春 再次韻趙德麟新開西湖鏡此亦穎州西湖

使君不用山麴窮飢民自逃泥水中還無社曰有麥麴

乎曰無有山麴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杜預注麥麴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中軍中不敢正言故作隱語也欲將百瀆

起凶歲免使甑石愁揚雄援揚雄清淨寡欲家無甑石之儲晏如也西湖雖小

亦西子次公先生在杭州有詩曰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也相宜今言西湖雖小亦西子則指穎州西湖縈流作

態清而羊千夫餘力起三閘見先生未向自注中焦陂下與長

淮通十年憔悴塵土窟清闌一洗啼痕空王孫本

自有仙骨次公神仙傳神告墨子曰子有仙骨又杜詩自是君身有仙骨平生宿衛明光宮

次公漢武帝太初四年秋起明光宮仔三輔黃圖載三秦記云未央宮漸臺西有桂宮西市有明光殿皆金玉珠璣為簾箔晝夜光明又云武帝求仙起光明宮發燕趙美女二十充之令總其籍一行作吏人不識厚文選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云游山澤觀

魚鳥心甚樂之一 正似雲月初朦朧時臨此水照冰雪

莫遣白髮生秋風定須却致兩黃鵠援前漢翟方進為丞相請壞汝南鴻

隙陂父老怨方進歌曰壞坡誰翟子威飯我豆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新與上帝開濯龍

繆後漢建武中汝南太守鄧晨欲修復陂聞許揚曉水脈召與之議揚曰昔先帝用翟方進之言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

民失其利多致飢困明府今興立廢業國富民安童謠之言將證於此湖成君歸侍帝側燈花已

綴釵頭蟲去歲穎州灾傷予奏乞罷黃河夫萬人開本州溝人從之以餘力作三閘通焦陂永浚西湖援退之燈花詩囊裏排

金粟釵頭綴玉蟲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翁

和宋肇遊西池次韻

漢皇慈儉不開邊尚教千艘下瀨船次公食貨志曰時粵欲與漢用船戰

逐乃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西京雜記云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又漢武帝紀有下瀨船將軍注瀨湍也伍

子胥書有下瀨船字貪看艨艟飛鬪艦不知鼉鼓舞鈞天次公西都賦巨

鰲鼻巖注云作力貌西京雜記云昆明池刻石為鯨魚每至雷雨魚嘗鳴吼鬣鬣皆動漢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驗故山西望

三千里往事回思二十年自笑區區足官府不如

公子散神仙厚退之奉酬盧給事詩上界真人足官府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

次韻林子中蒜山亭見寄

奇逸多聞老敬通師馮衍字敬通東漢人博識多聞何人慷慨解憐翁

十年簿領催衰白一笑江山發醉紅聞道賦詩臨

北固未應舉扇向西風厚王導每遇西風起舉扇自障曰元規塵汚人叩頭莫喚

無家客歸掃岷峨一畝宮

再和并答楊次公

毗盧海上妙高峰師華嚴第一善知識德雲住妙高峰二老遙知說此翁

聊復艤舟尋紫翠不妨持節散陳紅援西漢汲黯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

粟以賑貧民次公漢書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又云紅腐而不可食高懷却有雲門興師何肩隱居若邪山

雲門好句真傳雪竇風次公雪竇禪師其言禪之詩有集行於世堯卿雪竇師諱重顯字隱之遂州李

氏子生於興國五年四月八日後出家受供學經論業於鄉里晚參隨州智門祚和尚因叩不起一念之旨豁然知歸遂徧遊叢林眾所推仰先居吳門之洞庭遷四明之雪竇由是雲門之道復振於江浙侍中賈公奏聞朝廷乞賜明覺之號至皇祐五年七月七日不遺囑亦不說偈北首而亡

唱我三人無譜曲馮夷亦合舞幽宮續司馬相如賦使靈媧鼓瑟而舞馮

夷馮夷河伯也

景貺履常屢有詩督叔弼季默唱和已許

諾矣復以此句挑之孝祥蘭亭詩文發源云東坡在穎陳無已趙德麟輩適守官於

彼而歐陽叔弼與季默亦閒居於彼日相唱和而二歐頗不作詩故東坡挑之

君家文律冠西京旋築詩壇按酒兵續南史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

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次公杜牧訪趙嘏詩云今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故後人承用詩壇字歐陽荅梅聖俞詩

云文會黍余盟 袖手莫輕真將種 次公將種指言兩歐陽也退之云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傍

觀縮手袖間又晉書胡貴嬪嘗與帝博爭道傷帝指帝怒曰真將種也 致師須得老門生 厚周禮夏官司

朝鄭伯降誰受 厚前漢吳王濞傳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糧絕卒飢遂夜奔條侯辟驚東南條侯

也 昨夜條侯辟已驚 厚前漢吳王濞傳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糧絕卒飢遂夜奔條侯辟驚東南條侯

使備西北果從西 從此醉翁天下樂還應一舉百觴傾 厚前漢吳王濞傳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糧絕卒飢遂夜奔條侯辟驚東南條侯

北不得入遂大敗 從此醉翁天下樂還應一舉百觴傾 厚前漢吳王濞傳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糧絕卒飢遂夜奔條侯辟驚東南條侯

文忠公贈蘇梅詩云我亦願助勇鼓 旗噪其傍快哉天下樂一酌宜百觴 厚前漢吳王濞傳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糧絕卒飢遂夜奔條侯辟驚東南條侯

謝郡人田賀二生獻花

城裏田員外城西賀秀才不愁家四壁自有錦千

堆 續謝庭皓以詞賦著各時號錦繡堆 珍重尤奇品艱難最後開芳心困

落日薄豔戰輕雷 昨日雷雨 老守仍多病壯懷先已灰殷

勤此粲者 賀獻魏花三朵續詩今夕何夕見此粲者次公國語三女為粲 攀折為誰哉玉腕

揜紅袖金尊瀉白醅何當鑷霜鬢強插滿頭迴 字仁杜牧

詩菊花須插滿頭歸

玉堂栽花同正孺有詩次其韻

故山桃李半荒榛粗報君恩便乞身竹簟暑風招

我老玉堂花粲為誰春纖纖翠蔓詩催發皎皎霜

葩髮鬪新只有來禽青李帖 厚王羲之有問人求來禽青李帖 他年留

與學書人

和王晉卿送梅花次韻

東坡先生未歸時自種來禽與青李 次公言在黃州時也 五年

不蹋江頭路夢逐東風泛蘋芷江梅山杏為誰容

獨笑依依臨野水此間風物君未識花浪翻天雪
相激明年我復在江湖知君對花三歎息

臥病彌月聞垂雲花開順閣黎以詩見招

次韻答之

道人心似水不礙照花妍燕坐春強半清陰月屢
遷平生無起滅一念有塵鮮嫋嫋風枝舉離離日
萼薦病吟終少味老醉不成顛何必遨頭出

師世俗以太守

為遨頭湖中有散仙次公韓退之云上界真人足官府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

和錢四寄其弟

堯卿錢勰字穆父弟四亦稱穆四其弟即錢七岳仲也穆父走筆代

書寄岳仲七弟詩云東方千騎擁朱輪衣錦歸逢故國春莫向西湖戀風月鵲原知有望歸人岳仲次韻穆父兄見寄詩云烏衣巷裏走雙輪正是家山二月春明日湖平定歸去蓬萊還見謫仙人劉季孫和之云會稽山上月如輪

鴻雁相將江水春幕府英雄雖可數尊前誰是急難人周燾和之云東山蠟屐壞車輪小州青知塞外春園柳鳴禽喚幽夢惠連詩句更何人然公作兩絕而元本止載一絕今并舉之先生詩云老來日月似車輪此去知逢幾箇春昨夜水花猶在柱曉來梅子已生人

再見濤頭湧玉輪

次公言杭州之潮也

煩君久駐浙江春

次公錢穆父知

年來總作維摩病

次公淨明居士維摩詰以方便示病而諸菩薩問疾見其經中

堪笑東

西二老人

次公越居浙東杭州居浙西而穆父與先生為二郡守故曰東西二老人也

復次前韻謝趙景貺陳履常見和兼簡歐

陽叔弼兄弟

十朋此係次九月十五日觀月聽琴西湖一首示坐客詩韻

能詩李長吉

續唐摭言云李賀字長吉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師

識字揚子雲

援揚雄字子雲

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杜詩云子雲識字終投閣端能望此府

厚舊唐書韋思謙傳皇甫公義檢校沛王府長史引坐嘯獲兩君

續後漢成瑨南陽人為汝南太守

守委事於功曹岑旺人為語曰汝南太守岑公孝南陽成瑨但坐嘯

不慮以為大尊而浮於江湖援莊子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尊而浮於江湖眷焉復少留尚為世所醺或

勸莫作詩兒輩工織紋次公織紋以言讒言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先生舊以詩得罪謂之詩案故

或人勸止朱絃寄三歎未害俗耳聞續禮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共尋兩歐陽伐薪照黃昏是家有甘井汲多終不

渾厚杜詩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

次韻穆父馬上寄穎叔二首

玉關不用一丸泥續後漢隗囂將王元說囂曰臣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自有長

城烏鼠西厚唐書太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鼠同穴剩與故人尋土物臘糟紅麴寄馳蹄

多買黃封作洗泥次公黃封御酒也以黃封其頭故謂之黃封洗泥洗塵常俗之語使君來

自隴山西才高得兔人人羨爭欲尋蹤覓舊蹄厚莊

子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和寄天選長官

寓形宇宙間佚我以方老續莊子大塊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流光安足

恃百歲同過鳥須臾嬰網羅文采緣自表自古山

林人何曾識機巧但記寒巖翁論心秋月皎黃香

十年舊援謂魯直禪學參眾妙虛懷養天和肯徇奔走鬧

官居職事理晨起何用早桐陰滿西齋叱吏供灑

掃眷予東南來野飯煮芹蓼葆光既清尚令尹亦

高蹈相將古寺行軟語頽晚照公家有畸人援公有族人隱

於嵩山虛緣能自葆卜築嵩山陽行當從結好山中饒

勝景人覽亦易了何時命中車共陟雲外嶠翻思
筋力疲不復恃踴跳公詩擬南山雄拔千丈峭形
容逼天真邂逅識其要藩籬吾未窺敢議窮閭與
薄官驅我西遠別不容惜方愁後會遠未暇憂歲
夕強歡雖有酒吟酌不成席秦烹惟羊羹隴饌有
熊腊念為兒童歲屈指已成昔往事今何追忽若
箭已釋感時嗟事變所得不償失府卒來驅讎
季冬之月命有司大讎旁磔 矍鑠驚遠客愁來豈有魔煩汝為攘磔
寒梅與凍杏嫩萼初似麥攀條為惆悵玉藥何時
拆不憂春豔晚行見棄夏覈人生行樂耳安用聲

名籍胡為獨多感不見膏肓自炙詩來苦相寬子意
遠可射依依見其面疑子在咫尺兄今雖小官幸
忝佐方伯北地近所鑿中有沂水碧臨池飲美酒
尚可消永日但恐詩力弱鬪健未免馘詩成十日
到誰謂千里隔一月寄一篇憂愁何足擲

和魯人孔宗翰題詩二首

壞壁題詩已五年故人風物兩依然定知來歲中

秋月又照先生枕麴眠

續劉伶酒德頌先生枕麴藉糟

更邀明月說明年記取孤吟孟浩然

未詳舊注引不此

去宦遊如傳舍揀枝驚鵲幾時眠

次荆公韻四絕

堯卿荆公在蔣山公同王勝之遊蔣山時荆公宅已為寺有詩云朱門收畫戟

紺宇出青蓮蓋謂是也王父東軒筆錄云王荆公再罷政以使相判金陵即求宮觀築池於白門外七里去蔣山亦七里平日馭一驢從數童遊諸山寺所居之宅僅庇風雨元豐末捨為寺賜名報寧

青李扶疎禽自來次公王羲之有求來禽青李帖來禽即今之林禽也以其食美禽來食之故曰來禽今先生詩句借來禽字以言青李之實亦自來於禽鳥耳

清真逸少手親栽次公王羲之青李來禽帖云此果佳可為致子當種

深紅淺紫從爭發雪白鵝黃也鬪開

斫竹穿花破綠苔敬夫退之詩竹洞何年有公初斫竹開小詩端為覓橙栽

厚杜詩有憑何邕覓橙栽云飽聞橙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序云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

春到江南花自開次公郭象南華真經

騎驢渺渺入荒陂題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

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師介甫得詩曰十年前後我使不厮爭

甲第非真有閑花亦偶栽聊為清淨供却對道人

開公病後捨宅作寺

梵天寺見僧守詮小詩清遠可愛次韻無

杭州圖經云梵天寺在鳳皇山

但聞煙外鐘不見煙中寺幽人行未已艸露濕芒

屨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子仁守詮詩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隨行

屨惟聞犬吠聲又入青蘿去

次韻魯直效進士作歲寒知松柏

龍蟄雖高臥雞鳴不廢時炎涼徒自變茂悅兩相

知厚陸機賦信松茂而相悅嗟芝焚而蕙歎已負梁棟質宜為兒女姿續世說孫興公齋前

種松一株鄰居謂之曰柏松樹非不森森可憐但永無梁棟用耳又老杜古柏行云大厦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丘山重任孟郊詩云萱艸兒女花不解壯

那憂霜質質未易日遲遲難與夏蟲語永無

秋實悲誰知此植物亦解秉天彝與夏蟲語亦無

答呂梁仲屯田

亂山合沓圍彭門官居獨在懸水邨續莊子呂梁懸水三十仞故今言呂

梁為懸水邨也師即今百步洪是也居民蕭條雜麋鹿小市冷落無雞豚

黃河西來初不覺但訝清泗流奔渾夜聞沙岸鳴

甕盞曉看雪浪浮鵬鷗呂梁自古喉吻地萬頃一

秣何由吞坐觀入市卷閭井吏民走盡餘王尊續

尊為東郡太守河水盛溢尊躬率吏民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因止宿隄上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惟尊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計窮路

斷欲安適吟詩破屋愁鳶蹲歲寒霜重水歸壑公次

月今季冬之月水歸其壑土反其宅但見屋瓦留沙痕入城相對如夢寐

我亦僅免為魚鼃續劉子過洛汭曰微禹吾其魚乎旋呼歌舞雜談笑

不惜飲醕空瓶盆念君官舍冰雪冷新詩美酒聊

相温人生如寄何不樂任使絳蠟燒黃昏宣房未

築淮泗滿任武帝作瓠子之歌有云齧桑浮兮淮泗滿故道堙沒瘡痍存明年

勞苦應更甚我當畚鍤先黥髡付君萬指代頑石

千鎚雷動蒼山根高城如鐵洪口快談笑却掃看

崩奔農夫掉臂免狼顧秋穀布野如雲屯還須更

置軟腳酒為君擊鼓行金尊續玄宗幸諸楊第出有賜曰踐路及有勞曰軟腳師唐郭子儀

自同州歸代宗詔大臣就宅作軟腳局人出三百千

答孔周翰求書

身閒曷不常閉口次公傳曰病從口入患從口出閉口則無事而身得長閒矣非謹而何天寒正

好深藏手吟詩寫字有底忙未脫多生宿塵垢不

蒙譏訶子厚疾

柳宗元報崔黯書曰凡人好詞工書者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三病學道以來日思砥鍼攻熨卒

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願斯須忘之而不克竊嘗自毒

反更刻畫無鹽醜

厚晉書周顛傳庾亮嘗謂顛曰

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顛曰

征西自有家雞肥

次公南史王僧虔傳載僧虔論書云

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

太白空驚飯

山瘦與君相從知幾日春風待得花開不撥棄萬

事不復談百觚之後那辭酒本裡

下說雷聞公擇過雲龍張山人輒往從之公擇有

詩戲用其韻

於夫親與於馬萬計外

我生固多憂肉食常苦墨

續左氏晉定公吳夫差會於黃池司馬寅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

墨國勝乎

軒然就一笑猶得好飲力聞君過雲龍對

酒兩靜嘿急攜清歌女出郭及未晨一歡難力致

邂逅有勝特喧蜂集晚花亂雀啁叢棘山人樂此

耳寂莫誰侍側何當求好人聊使治要襪

次公詩魏葛屨曰糾

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襪之好人服之注要襪也襪領也

使君自孤債

援前漢匈奴傳冒頓為書遺高

后曰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

此里誰相直不如學養生一氣服

千息

次公晉許邁傳常服氣一氣千餘息

田國博見示石炭詩有鑄劍斬佞臣之句

次韻答之

楚山鐵炭皆奇物知君欲斫姦邪窟屬鏤無眼不

識人

續伍子胥以忠諫吳王太宰嚭與子胥有隙因讒之吳王乃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次公無眼不識人字暗用國志云此箭無眼不

識人 楚國何曾斬無極

厚左傳費無極讒王太子建殺伍奢父

之語

玉川狂直古遺民救月裁詩語最真千里妖墓

一寸鐵地上空愁蟣蝨臣

援盧全自號玉川子作月蝕詩云傳聞古老說月蝕蝦蟇精徑圍千

尺入汝腹如此癡騃阿誰生又云地上蟣蝨臣全告訴帝天皇臣有一寸鐵割妖蟄癡腸

次韻曹九章見贈

遽瑗知非我所師流年已似手中著

續莊子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曰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手中著謂四十九也

正平獨肯從文舉中散何曾

靳孝尼

援晉嵇康將刑東市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之廣陵散於今絕矣

賣劍

買牛真欲老得錢沽酒更無疑

厚杜詩云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雞豚

異日為同社

援韓愈詩願為同社人雞豚燕春秋

應有千篇唱和詩

次韻秦大虛見戲耳聾

君不見詩人借車無可載

次公歐陽永叔詩話云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喜窮苦

之句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是都無一物耳

留得一錢何足賴晚年更

似杜陵翁右臂雖存耳先聾

援杜詩此身飄泊恐西東右臂偏枯耳半聾

人將

蟻動作牛鬪

續晉殷仲堪父師嘗患耳聾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鬪

我覺風雷真一噫

聞塵掃盡根性空不須更枕清流派

援孫楚謂王濟曰所枕流欲洗其耳

大樸初散失混沌六鑿相攘更勝敗

次公莊子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

眼花亂墜酒生風口業不停詩有債君知五蘊皆

是賊

援佛書五蘊皆空謂色受想行識也

人生一病今先差但恐此心終

未了不見不聞還是礙今君疑我特佯聾

次公楚詞茲歷情以

陳辭兮孫佯聾而不聞

故作嘲詩窮嶮怪須防額癢出三耳

厚太平廣

記載宛州張審通嘗為泰山府君所召今為詞判錄申天曹天曹允之府君悅與審通額安一耳既悟覺額癢果生一耳尤更聰俊時號三耳秀才

次公張君房脞說載柳慎生三耳事與上同但其人姓名別耳又牛僧孺玄怪錄亦載此事

莫放筆端風雨快

睡起聞朱元章冒熱到東園送麥門冬飲

子政問米元章言然性東園遊麥門冬

一枕清風直萬錢無人可買北窗眠
冬飲知是東坡手自煎
心煖胃門

次韻王定國馬上見寄

昨夜霜風入袂衣曉來病骨更支離
續莊子支離疏頤隱於臍肩高於頂

疎狂似我人誰顧坎軻憐君志未移
但恨不攜桃

葉女次公桃葉王子敬妾也有詩云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
尚能來趁菊花時南臺二

謝無人繼只恐君詩勝義熙
二謝從宋武帝九日燕戲馬臺續時晉義熙年中者也

次韻答頓起二首

挽袖推腰蹋破紳次公左傳曰或挽之或推之
舊聞攜手上天門次公

漢官儀云泰山東上七十里至天門
相逢應覺聲容似欲話先驚歲月奔

新學已皆從許子次公新學以言王介甫新經之學也
諸生猶自畏何蕃

猶記憂時策萬言頓君及第時余為殿後編排官見其答策語頗直其後與子由試舉人西京既罷同登嵩山絕頂嘗見其唱酬詩十餘首頓詩中及之
殿廬直宿真如夢

十二東秦比漢京續前漢田肯曰齊地方一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
去歲見之於青州堯卿唐自慈恩寺鴈塔題名之後士人多效之
早衰怪我

年古寺共題名去歲見之於青州堯卿唐自慈恩寺鴈塔題名之後士人多效之
早衰怪我

遽如許厚曹操欲殺左慈慈走入羊羣不可辨忽有一老羝屈鄰人言曰遽如許
苦學憐君太瘦生

援李白嘲杜甫云借問因何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
茅屋擬歸田二頃續蘇秦曰使我負郭田二頃

吾豈能佩六金丹終掃雪千莖任杜詩白髮千莖雪
何人更似蘇司

業次公蘇司業源明也乃唐之詩人先生以比子由云
和遍新詩滿洛城

太虛以黃樓賦見寄作詩為謝

蘇東坡詩集卷十一

文蔚堂

我在黃樓上欲作黃樓詩忽得故人書中有黃樓

詞黃樓高十丈下建五丈旗任始皇作阿房宮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楚

山以為城泗水以為池次公左氏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我詩無傑句

萬景驕莫隨夫子獨何妙雨雹散雷椎援雷州大雷雨時人有收得雷

斧雷椎皆石也雄詞雜今古中有屈宋姿南山多磐石清滑

如流脂子翬杜牧之秋娘詩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朱蠟為摹刻細妙分毫毫

佳處未易識厚范榮期讀孫綽天台山賦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當有來者知

次韻答王鞏

我有方外客顏如瓊之英次公謝奕時稱方外司馬詩尚之以瓊英乎而十年塵

土窟一寸冰雪清竭來從我遊坦率見真情郊老國史補云

宋濟老於文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誤失官韻乃拊膺曰宋五又坦率顧我無足戀戀此山水清

新詩如彈丸續南史謝朓曰好詩員美流轉如彈丸也脫手不暫停昨日放魚

回衣巾滿浮萍今日扁舟去白酒載烏程厚湖州烏程有若下

酒為天下之美山頭見月出江路聞鼉鳴莫作孺子歌滄浪

濯吾纓見孟吾詩自堪唱相子棹歌聲厚李白詩滄浪吾有曲寄入棹歌聲

張安道見示近詩

人物一衰謝微言難重尋續太史公曰仲尼沒而微言絕殷勤永嘉末

復聞正始音厚晉衛玠傳玠至豫章與謝琨相見言論彌日王敦謂謝琨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清談

未足多感時意殊深少年有奇志欲和南風琴次

根之詩騎驢到京國欲和薰風琴荒邨蛭蝨亂廢沼蛙蝈淫遂欲掩兩

耳臨文但噫噤蕭然王郎子厚太平廣記云王仙客者劉振之甥也振有女曰無雙小仙客

數歲皆幼稚相狎振妻常呼仙客為王郎子來自緱山陰其婿王鞏攜來云見浮丘伯吹

蕭明月岑

援王子喬好吹簫作鳳鳴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年後於緱氏山頭乘白鶴舉手謝時人而去

遺聲落

淮泗蛟鼉為悲吟願公正王度祈招繼悒悒

續左傳昭公十

二年周穆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正王心曰祈招之悒悒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次韻王鞏顏復同泛舟志

沈郎清瘦不勝衣

續沈昭略嘗遇王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邪何乃瘦而狂次

公沈郎或以為指言沈約則其與徐勉書云老病百日數圍革帶嘗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此則有不勝衣之意又檀弓言趙文子其中

退然若不勝衣堯卿荀子葉公子高不勝其衣邊老便便腹十圍

援邊韶字孝先弟子嘲曰邊孝先腹便便次公

東平王蒼腰帶十圍師晉載記尹緯慕容超李勢赫連勃勃皆身長八尺腰帶十圍云

躑躅身輕山上走歡

呼船重醉中歸

躑躅悉協切蹠連協切續杜詩取樂喧呼覺船重

舞腰似雪金釵落

次公楊希道詠舞詩二八如回雪西京雜記載戚夫人善為折腰舞續張祐杜牧之同燕有屬意者索骰子賭酒牧之微吟曰骰子巡巡裏手拈無

因得見玉纖纖祐應聲曰但知報道金釵落髣髴還應露指尖

談辯如雲玉塵飛

次公後漢符融幅巾奮袖高談

非

如雲續王衍善談玄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憶在錢塘正如此回頭四十二年

非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一

蘇東坡詩集卷第十一

非

蘇東坡詩集卷第十一
蘇東坡詩集卷第十一
蘇東坡詩集卷第十一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二

酬和二

次韻王誨夜坐

愛君東閣能延客

續前漢公孫丞相開東閣以延賢人

顧我閑官不計負

策杖頻過如未厭卜居相近豈辭遷莫將詩句驚

搖落

續九辨蕭瑟兮艸木搖落而變衰

漸喜尊壘省撲綠

援莊子適有蚤蚤撲綠

但約

月明池上宿夜深同看水中天

次韻張安道讀杜詩

任熙寧四年辛亥五月作

大雅初微缺流風困暴豪張為詞客賦變作楚臣

騷

次公李白古風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又荀子有雲蠶等賦其後文選所載兩都二京皆詞客之所為也屈原作離騷經初有騷之名

展轉更崩壞紛綸閱俊髦地偏蕃怪產源失亂狂

濤粉黛迷真色魚蝦易豢牢誰知杜陵傑名與謫

仙高續賀知章見李白曰子謫仙人也甫與白齊名世稱李杜次公杜陵指言子美以其家在杜陵也掃地收千

軌爭標看兩艘詩人例窮苦天意遣奔逃次公此言李杜三公

以詩而窮值時之亂李公謫夜郎後歸寓潯陽而杜公由同谷來蜀日之梓之閬之夔之荆南之潭衡也塵閣人亡鹿

續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此言明皇天寶之亂次公列子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恐人見之遽藏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溟翻帝斬鼇厚女媧鍊五色石補天斷鼇足以立艱

遂以為夢

危思李牧續漢文帝聞馮唐言廉頗李牧之為將何憂匈奴哉述作謝王褒厚前漢王褒作中和

樂職宣布詩益州刺史奏褒有軼材上乃徵褒為聖主得賢臣頌上令與張子儁等並待詔失意各千里哀鳴

聞九臯次公詩曰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騎鯨遁滄海續杜甫送孔巢父詩云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

問訊今捋虎得綈袍厚莊子載孔子見盜跖歸見柳下季曰料虎何如

綈袍賜之唯曰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蓋甫入蜀依嚴武武暴戾以甫為節度參謀而屢欲殺之也巨筆屠龍手續莊

子朱平漫學屠龍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微官似馬曹厚晉王徽之為騎曹參軍桓冲問卿署何曹曰似是馬曹迂

疎無事業醉飽死遊遨續杜甫客未陽遊衡山阻水聶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饋牛炙白酒大醉而卒

簡牘儀刑在兒童篆刻勞厚揚子雕虫篆刻壯夫不為今誰主文字

公合抱旌旄子仁韓退之詩文字銳氣在輝輝見旌旄開卷遙相憶知音兩不

遭般斤思郢質次公莊子曰郢人亞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垜而鼻不傷郢人

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常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揚子云般之揮斤般蓋古之巧於用斤者亦匠石之謂鯤化陋儵濠續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為鯤化而為鵬不知其

矣出遊從容恨我無佳句時蒙致白醪慙慙理黃菊未

遣沒蓬蒿是魚樂也

和柳子玉過陳絕糧次韻二首

風雨蕭蕭夜晦迷不須嗚叫強知時續詩風雨蕭蕭雞鳴膠膠又云風雨

文蔚堂

如晦雞師晉史陸機傳人患才少陸機更患其多才久被天公怪多無已退之雙鳥詩天公怪兩鳥各捉

一處無已闕食惟應爨婦知杜叟挽衣那及脛續杜詩云黃獨無苗山雪盛短

衣數挽不掩脛顏公食粥敢言炊厚顏真卿乞米帖云拙於生事舉家食粥已數月今又罄乏寔用憂煎詩

人情味真嘗遍試問於君底事虧續杜詩云黃獨無苗山雪盛短

如我自觀猶可厭非君誰復肯相尋圖書跌宕悲

年老厚文選江文通恨賦脫略公卿跌宕文史燈火青熒語夜深次公青熒燈燭光也選有炫燿青熒

師杜詩兒女燈前語夜深早歲便懷齊物志微官敢有濟時心南

行千里知何事一聽秋濤萬鼓音師杜詩兒女燈前語夜深

自徑山回得呂察推詩用其韻招之宿湖

多君貴公子愛山如愛色心隨葉舟去次公韓退之詩共泛清湘一葉

舟夢遶千山碧新詩到中路令我喜折屐續謝安傳謝玄等既破苻

堅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了無喜色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履齒之折古來軒冕徒厚莊子繕性篇古之所謂得志

者非軒冕之謂也物之儻來寄也故不為軒冕肆志操舍兩悲慄援莊子操之則慄舍之則悲數朝辭

簪笏兩脚得暫赤厚杜甫早秋苦熱詩安得赤脚踏層冰歸來不入府却走

湖上宅寵辱吾久忘次公老子寵辱若驚寧畏官長詰續杜詩醉則騎馬歸

頗遭官長罵飄然便欲去誰在子思側君能從我遊出郭

及未黑續杜詩自妹

答任師中次韻來詩勸以詩酒自娛

閒裏有深趣常憂兒輩知見越州張中舍詩注已成歸蜀計誰

借買山貲續符載就襄陽節度于頔求買山錢頓與百萬厚南史王秀之為晉平太守暮年便求去曰吾山貲已足豈可久留

賢路以妨世事久已謝故人猶見思平生不飲酒對子敢

蘇東坡詩集卷十二

文蔚堂

論詩

沈諫議召遊湖不赴明日得雙蓮於北山
下作一絕持獻沈既見和又別作一首因

用其韻

任熙寧五年壬子十二月作

湖上棠陰手自栽

續召公夔治陝以西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其下人各得所懷棠樹不敢伐遂作甘棠之詩

問公更得幾回來水仙亦恐公歸去

援湖上有水仙王廟邦衡按圖經廟

在錢塘門外二里

故遣雙蓮一夜開

詔書行捧縷金牋樂府應歌相府蓮

續王儉為南齊相所薦皆名士世謂

紅蓮映秋水今號蓮幕自儉始次公李肇國史補于司空以樂府有想夫憐曲名不佳欲改之坐客有笑者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蓮號相府蓮後有此曲誤呼想夫憐
莫忘今年花發處西湖西畔北山前
明仲按杭州圖經云北高峰在靈隱寺後又云北山之形如獅子名獅子峰

和歐陽少師會老堂次韻

一時冠蓋盡嚴終

次公嚴助終軍二子皆少年之貴

舊德年來豈易逢

聞道堂中延蓋叟

續曹參為齊相嘗避正寢以延蓋公

定應牀下拜梁松

厚馬援有疾梁松侯之拜牀下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

蠹魚自曬閉箱篋

續世說郝隆以

七月七日曬書

科斗長收古鼎鐘

科斗詳見石鼓詩注子仁謂歐陽公收古鼎鐘銘刻最多見集古錄目

我

欲棄官重問道寸筵何以得春容

續東方朔答客難言以筵撞鐘豈能發其音聲

韓詩東野不回頭有寸筵撞巨鐘援禮記學記待其從容然後能盡其聲

和歐陽少師寄趙少師次韻

朱門有遺咏千里來燕雀公家冷如冰百呼無一

諾平生親友半遷逝公雖不怪旁人愕世事如今

臘酒醲交情自古春雲薄二公凜凜和非同疇昔

心親豈貌從次公韓詩心親無貌敬白須相映松間鶴清句更酬

雪裏鴻何日揚雄一屨足續揚雄居岷山之陽有宅一區有田一屨却追范蠡

五湖中史記范蠡汎扁舟遊五湖來燕雀公家今吹水百四無一

次韻孔文仲推官見贈六贈

我本麋鹿性諒非伏轅姿次公戰國策言驥伏鹽車而上太行負轅不能上又漢武帝曰局促

效轅君如汗血馬續前漢大宛傳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注以汗從肩膊出如血故名

汗作駒已權奇援顏延年赭白馬賦雄志獨儻精權奇兮在前漢禮樂志郊祀歌太一既天馬下露赤汗沫流赭志儻

儻精權奇浮雲掩上馳齊驅大道中並帶鑿鑣馳厚詩輶車鑿鑣載檢猱獠聞聲

自決驟次公莊子麋鹿見之決驟以上云我本麋鹿性故也那復受繫維厚白駒詩云繫之維之謂

君朝發燕秣楚日未歇援赭白馬賦旦刷幽燕畫秣荆越云何中道止

連蹇驢騾隨厚賈誼賦騰駕罷牛駮蹇驢兮次公揚雄反騷云驢騾連蹇而齊足金鞍冒翠錦

玉勒垂青絲厚梁簡文帝紫騮詩青驄懸玉銜旁觀信美矣自揣良厭

之均為人所勞何必陋鹽輜厚戰國策汗明見春申君曰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

漉汗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俛而噴俯而鳴見伯樂之知己也援賈誼賦驥垂兩耳伏鹽車兮

君看立仗馬不敢鳴且窺續李林甫以語動諫官曰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飢三

品芻豆一鳴則黜之於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遂絕

調習困鞭筆僅存骨與皮人生各有志此論我久持他人聞定笑聊與吾子期

空階臥積雨病骨煩撐支秋艸上垣牆霜葉鳴堦

墀門前自無客敢作揚雄麾援揚子曰在夷貊則引之倚門墻則麾之候吏報

君來弭節江之湄續離騷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厚班彪北征賦釋余馬於彭陽兮日弭節而息思天

公爾雅水一對高人談稍忘俗吏卑今朝枉詩句粲如

鳳來儀上山絕梯磴隨海迷津涯憐我枯槁質借

潤生華滋

厚後漢郭伋傳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蒙福次公莊子河潤九里古詩綠葉發華滋 豈

效世俗人洗刮求癩瘕

厚後漢趙壹賦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癩瘕 賢明

日登用清廟歌緝熙

厚詩清廟祀文王也維清奏象舞也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胡不學

長卿預作封禪詞

援司馬相如未死時著書一卷言封禪事既死武帝求得之 封禪

和致仕張郎中春晝

張善為小詞也

投紱歸來萬事輕

厚潘安仁秋興賦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邁 消磨未盡祇

風情舊因尊菜求長假

援晉張翰為齊王同掾因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遂命駕而歸

新為楊枝作短行

厚白居易妾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有詩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白既年高邁而小蠻

方豐豔因為楊柳枝詞以託意

不禱自安緣壽骨深藏難沒是詩名淺

斟盃酒紅生頰細琢歌詞穩稱聲

次公細琢歌詞即張善為小詞也 蝸

殼卜居心自放

厚焦先楊沛並作小廬形如蝸牛殼故曰蝸牛廬 蝸頭寫字眼能

明

厚齊衡陽王鈞嘗手自細書五經置於巾箱以備遺忘賀玠問曰殿下家自足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藏巾箱中 盛衰閱

過君應笑寵辱年來我亦平

子仁老子寵辱若驚 跪履數從地

下老

援張良常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值隨其履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 逸書

閑問濟南生

厚伏生濟南人故為秦博士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聞有伏生欲召之生年九十餘不

可徵乃使晁錯往受業

東風屈指無多日只恐先春鶗鴂鳴

恐鶗鴂之先鳴兮使百艸為之不芳

正月九日有美堂飲醉歸徑睡五鼓方醒

不復能眠起閱文書得鮮于子駿所寄古

意作雜興一首答之

駒父按杭州圖經有美堂在郡城吳山嘉祐二年梅摯出守杭

州仁宗賜詩首章云地有湖山美因以名堂也

衆人事紛擾志士獨悄悄何異琵琶絃常遭腰鼓

開三杯忘萬慮醒後還皎皎續退之詩數杯澆腸雖暫醉皎皎萬慮醒還新有如

輓轡索已脫重縈繞家人自約飭始慕陳婦孝可

憐原巨先放蕩今誰弔續漢書原涉字巨先或譏涉曰子本吏二十石之世結髮自修以行喪推財禮讓為名正復讐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自放縱為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飭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一為盜賊所汙遂行淫佚知其非禮吾猶此矣次公按顏師古注曰陳孝婦者其夫當行戒屬孝婦曰汝善養吾母孝婦曰諾夫死孝婦養姑愈固其父母欲嫁之孝婦欲自殺父母懼遂使養姑

平生嗜羊炙識味肯

輕飽烹蛇啖蛙蛤頗訝能稍稍援退之南食詩我來禦膳魁自宜味南烹惟蛇舊所識寧憚口眼瘳又食蝦蟆詩疆號為蛙蛤於實無所較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

憂來自不寐起視天

漢渺闌干玉繩低續謝朓詩玉繩低建章次公曹子建云北斗闌干耿耿太白曉

續退之詩東方未明大星沒獨有太白對殘月

次韻答章傳見贈

並生天地宇同閱古今宙次公四方上下曰宇宙往今來曰宙出尸子視下則

有高無前孰為後達人千鈞弩一弛難再設厚南史宋高祖軍中多萬鈞弩所至摧陷次公戰國策曰千鈞之弩潰癰下士沐猴冠續韓生說項羽不從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坐待石

穿溜厚枚乘云太山之溜穿石漸靡使之然也君看漢唐主宮殿悲麥秀續箕子過商宮室感其生禾黍作麥秀之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而况彼區區何異一

醉富厚詩曰彼昏不知一醉日富箋云無知之人飲酒一醉自謂日益富鷄鷓非所養俯仰眩

金奏次公鷄鷓海鳥也左傳臧文仲不知者三其一祀鷄鷓乃此矣莊子有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飲食三日髑髏有餘樂不博南面

后續莊子之楚見空髑髏檄以馬箠因而問之髑髏見夢曰死則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嗟我昔少年守道貧非疚厚莊子原憲對子貢曰無財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謂之病

也

蘇東坡詩集卷十二

文蔚堂

八百五十七
憲負也 自從出求仕役物恐見囿次公莊子曰方且為物役又云皆囿於物馬

融既依梁援馬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於勢家遂為梁冀草班

固亦仕竇續班固為郎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與參議及憲敗固死獄中效嘖豈不欲

厚莊子西施病捧心而嚙里之醜人見而美之亦捧心而嚙頑質謝鑄鏤次公先生詩案云熙寧六年正月作此詩言某

不能效班馬二人苟容依附也仄聞長者言婞直非養壽援離騷經余曰鮌婞直以亡身兮終

然天乎羽山之野唾面慎勿拭續唐書師德教其弟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而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

乾出跨當俯就厚前漢韓信傳淮陰少年侮信曰能死刺我不然出跨下於是信熟視俛出跨下一市皆笑信以為怯

居然成嬾廢敢復齒豪右子如照海珠網目疎見

漏次公狄仁傑滄海遺珠又漢志網漏吞舟之魚宏材乏近用援范曄作伏湛贊器博者無近用也巧舞

困短袖續史記韓非曰長袖善舞坐令傾國容厚前漢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

城再顧傾人國臨老見邂逅次公詩曰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吾衰信久矣書絕十

年舊門前可羅雀援前漢鄭當時傳先是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感余煩

屢叩願言歌緇衣子粲還予授續詩緇衣之宜兮敝子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

授子之粲兮

會客有美堂周邠長官與數僧同泛湖往

北山湖中聞堂上歌笑聲以詩見寄因和

二首時周有服堯卿周邠長官所寄簪屐詩云堂上歌聲想過雲玉人休整碧紗裙粧殘粉落

膳脂暈飲劇杯深琥珀紋簪屐定知高楚客笑談應好却秦軍莫辭上馬玉山倒已是遲留至夜分

藹藹君詩似嶺雲續退之詩君詩多從來不許醉紅裙

厚退之詩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不知墊屐穿山翠惟見輕橈破浪紋

頗憶呼盧袁彥道續晉袁耽字彥道桓温少時遊於博徒資產俱盡尚有所負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

耽時耽在艱隨變服懷布帽隨温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

絕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素彥道否難邀罵坐灌將軍皆取其有服也厚田物娶燕王女為夫人列侯宗室

皆往賀灌夫有服實嬰強與俱物與夫有隙夫行酒物不能滿觴夫怒次至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夫無所發怒迺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迺效女曹兒咕囁耳語物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眾辱程將軍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胸何如程李物怒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晚風落日元無主不惜清涼與子分

載酒無人過子雲續揚雄傳贊云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掩關晝

臥客書裙厚羊欣長隸書父不疑為烏程令欣年十三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著新絹裙晝寢獻之入縣

歌喉不共聽珠貫次公禮記之言歌曰上如抗下如墜

醉面何因作纈紋厚李

僧侶且陪香火社詩壇欲斂鸛鵝軍續杜牧詩

憑君遍

遶湖邊寺漲淥晴來已十分

病中獨遊淨慈謁本長老周長官以詩見

寄仍邀遊靈隱因次韻答之堯卿周邠長官云竊聞子瞻學士昨

日飄然單乘獨出南屏旋至北山窮幽覽勝真得物外自適之趣邠嘗誦歐陽公詩云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然明公今日之樂正得於此因成詩一章上寄云放歸騶騎獨尋山直入青蘿翠靄間謝客杖藜方自適阮公蠟屐許誰攀何愁白髮能添老須信黃金不買閒應向林泉真得趣徜徉終日未經還

臥聞禪老入南山淨掃清風五百間我與世疎空

獨往君緣詩好不吝攀自知樂事年年減難得高

人日日閒欲問雲公覓心地次公雲公梁之高僧也以此本長老心地法門禪家之大要堯

要知何處是無還楞嚴經云我今示汝無所還地

徑山道中次韻答周長官兼贈蘇寺丞

年來戰紛華漸覺夫子勝厚謝玄暉詩方同戰勝者去剪北山萊注子夏肥或問之子夏曰吾

戰勝曰何為戰勝曰吾入見夫子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於胃臆而夫子之義勝矣欲求五畝宅灑

掃樂清淨補注王右丞喜潔所居室日使十人給帚灑掃學道恨日淺問禪慙聽

瑩任莊子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聊為山水行遂此麋鹿性獨遊吾

未果覓伴誰復聽吾宗古遺直厚左傳仲尼謂叔向古之遺直窮達付

前定舖糟醉方熟續楚辭漁父謂屈原曰世人皆濁何不泥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飲其醪

灑面呼不醒續明皇召李白作宮詞時白已醉宮人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奈何效燕

蝙屢欲爭晨暝次公小說載蝙蝠與燕爭晝夜不決往問鳳皇鳳皇方睡遂投訓狐其事詳見詩案且云某意以譏

不如從我遊高論發犀柄溪南渡橫王庭老如訓狐不分別是非也已

木山寺稱小徑太平寺俗號小徑山尋幽自茲始歸路微月映

南望功臣山雲外盤飛磴三更渡錦水再宿留石

鏡次公功臣山以錢鏐得名前卷所謂功臣寺是也錦水前所謂錦溪也石鏡前所有絕句是也緬懷周與李次公

周與李周則周長官李則前所謂李秀才能作洛生詠續謝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直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莫能

及或手掩鼻以效之明朝三子至詩律嚴號令監輿置紙筆得

句輕千乘厚杜牧贈張祐詩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史記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玲瓏苦奇

秀名實巧相稱九仙更幽絕笑語千山應空巖側

破甕飛溜灑浮磬次公玲瓏九山皆山名山前見虎跡候吏鏡鼓

競續曹景宗詩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我生本艱奇次公奇字讀如李廣塵

土滿金甌厚後漢范丹字史雲桓帝時為萊蕪長有時絕粒問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金中生魚范萊蕪山禽

與野獸知我久蹭蹬厚潘耀老夫蹭蹬任意拙於王事笑謂候吏還遇

虎吾有命徑山雖云遠行李稍可併頗訝王子猷

忽起山陰興援晉王徽之字子猷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

至及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
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
但見菊花開吾當理歸榜

武吾下汪覃秀才久留山中以詩見寄次其韻

季子應嗔不下機續蘇秦字季子遊數年大困而歸嫂妹妻皆

妻不下機嫂不為炊子仁按史記蘇秦傳及戰國策並無不下機事唯李白詩云莫見蘇秦不下機棄家來伴碧雲

師厚僧惠休姓湯氏詩曰日莫碧雲合佳人殊未來次公江淹雜擬眾詩

凡三十篇各借著元姓名至此詩題曰僧惠休故後人誤以為惠休詩

白樂天云不似休上人空多碧雲莫更相承誤今先生云碧雲師亦幾於

誤矣子仁按先生詩有云雜篇直欲擬湯休則益未嘗誤也碧雲師豈別

有所引邪中秋冷坐無因醉半月長齋未肯辭擲簡搖毫

無忤色汪善書托寫眾人詩次公退之贈崔立之云搖毫擲簡投名

入社有新詩次公杜詩我有新詩何處吟子仁石鼎聯句序云校書

與張扶為詩社四方景慕趨者如歸皆宗九華扶詩社飛騰桂籍他年事莫忘山中採

藥時

景純見和復次韻贈之二首

解組歸來道益先坐看百物自炎涼捲簾堂上檀

槽鬧送客林間樺燭香堯卿張籍詩黃金捍撥紫檀槽絃索初

天早朝詩月隄槐露氣風燭樺煙香淺量已愁當酒怯非才尤覺和詩忙

何人貪佩黃金印子仁李白詩來時儻佩黃金印莫見蘇秦不下機干柱耿耿瑣

北岡

人間膏火正爭光每到藏春得暫涼堯卿景純有藏春

欲借青春藏向此須知白首尚多情多事始知田舍好凶年偏覺野蔬香

谿山勝畫徒能說來往如梭為底忙老去此身無

處著為翁栽插萬松岡堯卿藏春塢前一岡皆松林命曰萬松

萬松林永日門闌靜東風花木深主翁今素髮野服遂初心付與鄉人飲高歌散百金

志伯
柳子玉亦見和因以送之兼寄其兄子璋

道人

不羨腰金照地光

次公鮑昭詩鞍馬光照地子仁白樂天詩君看裴相國金紫光照地

暫時假

面弄西涼

援白樂天詩西涼伎西涼伎假面胡人弄獅子

晴窗曠日肝腸煖

厚道家服日精

月華氣堯卿陳高祖夢朱衣捧日而至納之帝口及覺腹內猶熱

古殿朝真履袖香說靜故

知猶有動無閒底處更求忙先生官罷乘風去

堯卿

謂子璋道人也

何用區區賦陟岡

次公詩陟彼高岡

子玉家宴用前韻見寄復答之

自酌金尊勸孟光更教長笛奏伊涼

子玉家有笛妓子仁樂府有伊涼州

牽衣男女遶太白

援李白詩呼童烹雞酌白酒男女嬉笑牽人衣

扇枕郎君煩

阿香

厚黃香事母至孝暑扇枕寒則以身温席商隱師令狐楚稱門生嘗呼楚子綯為郎君

詩病逢春轉

深痼愁魔得酒暫奔忙醒時情味吾能說日在西
南白州岡

景純復以二篇一言其亡兄與伯父同年
之契一言今者唱酬之意仍次其韻

靈壽扶來似孔光

援孔光為漢太師賜靈壽杖

感時懷舊一悲涼蟾

枝不獨同攀桂

續卻詵對晉武帝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也師酉陽雜俎言月中蟾

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此語差近

雞舌還應共賜香

亦同為郎厚漢官儀云尚書郎含雞舌香奏事

是浮休無得喪

厚莊子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又見賈誼鵬賦次公張鷟取之自號浮休子

粗分憂

樂有閒忙

續宋朝嘗召處士種放為司諫以論事公卿惡之賜金歸華山又有紫微舍人者素不能文制誥嘗令張君房代之

與所親飲醉都市中使促之紫微不勝其窘暇日楊大年與錢若水賡閒
忙二令楊曰世上何人最得閒司諫賜金歸華山
錢曰世上何人最得忙紫微失却張君房稱名對
年來世事如波

浪鬱鬱誰知柏在岡

厚退之詩波浪法云去松柏在高岡

屢把鈇刀齒步光

援賈誼賦莫邪為鈇鈇刀為銛厚史記越王使大夫種奉步光之劍以賀吳

遭華袞照厖涼

續范甯序殺梁春秋曰一字之褒寵踰華袞晉太子申生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曰厖涼

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

蘇門山上莫長嘯

援阮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栖神導氣之術登不應籍

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嘯也

蒼筤林中無別香

任蒼筤梔子也其花六出

天下之至香維摩經言如入蒼筤林中不聞他香唯聞蒼筤香也

燭燼已殘終夜刻

厚齊竟陵王子良嘗

夜與四學士刻燭為詩每四韻刻一寸以為率

槐花還似昔年忙

續唐進士每以八月投牒赴舉時為之語曰槐

花黃舉子忙

背城借一吾何敢

援左傳齊晉戰於鞏齊師敗績齊國佐如晉師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

慎莫尊前替戾岡

厚晉佛圖澄傳劉曜自攻洛陽石勒將救之佛圖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

亮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亮當促也此言軍出促得劉曜也

采畝然刁景純席上和謝生二首

子論詩日去西

誤入仙人碧玉壺

任神仙傳費長房為市掾有壺公來賣藥嘗懸一空壺於坐上日入之後輒跳入壺中長房隨

公試展足則亦入壺見樓觀五色重門閣道公語長房曰我神仙人也見責暫還人間耳

一歡那復間親疎

杯盤狼藉吾何敢

厚史記淳于髡傳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

車騎雍容

子甚都

援司馬相如車騎雍容閑雅甚都

此夜新聲聞北里

次公梁元帝纂要云古豔曲有

北里靡靡之曲師史記紂使師涓作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

他年故事紀南徐

續東晉置南徐州治京口今潤

州也師南史徐君禧善絃歌好聲色載妓肆意遊行荆楚山川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俊稱於是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

欲窮風

月三千界

子仁歐陽永叔詩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願化天人百億軀

續柳

子厚詩若為化作身千億億遍上峰頭望故鄉

是官三首

縱飲誰能問挈壺

次公周官有挈壺氏蓋言不必問漏之淺深也

不知門外曉星

疎綺羅勝事齊三閣

次公陳後主於光明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後主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結綺韻

孔二貴嬪居望仙並複道往來

賓主談鋒敵兩都

援班固西都賦設西都賓東都主人以相辨答

榻畔

煙花嘗歎杜

杜牧之詩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煙輕颺落花風

海中童州尚追徐

厚秦始皇令徐福與童男女三千人入海求仙福得平原廣澤一去不來

無多酌我公須聽

我我乃酒狂

醉後羸狂膽滿軀

次公趙雲與曹公戰先王明且視戰處曰子龍一身都為膽也

次韻沈長官三首

家山何在兩忘歸杯酒相逢慎勿違不獨飯山嘲

我瘦

續李白詩飯顆山前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因何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

也應糠覈怪君

肥

厚陳平為人長大美色或謂平貧何食而肥其嫂疾其不事家并曰亦食糠覈耳次公晉王戎之子肥戎令食糠肥愈甚

男昏已畢女將歸

厚東漢逸民傳向長字子平嫁娶既畢勅斷家事遂肆意遊五岳名山不知所終也

盡身輕志莫違聞道山中食無肉玉池清水自生

肥

厚九星上經云青青之月與日同昇合兩成一出彼玉池入乎金屋大如彈黃如橘中有佳味甜如蜜子能得之慎勿失黃庭內景經丹田之中精氣微玉池

清水上生肥

雙玉壺

玉壺公來青嶽嘗親

造物知吾久念歸似憐衰病不相違風來震澤帆

初飽兩入松江水漸肥

次公帆飽水肥皆方言也

劉孝叔會虎丘時王規父齋素祈雨不至

二首

堯卿述字孝叔觀字規父

白簡威猶凜

續顏延之為御史中丞何尚之與書曰絳騶清露白簡深劾取之仲容或有虧邪次公傳玄天性峻急不能有

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莫捧白簡整簪帶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懾服臺閣生風傳文選任昉奏彈曹景宗曰臣謹奉白簡以聞注簡略狀也

山興已穠鶴閑雲作斃駝臥艸埋峰

堯卿晉王恭披鶴斃唐曲良翰為

駝峰 跪履若可教

續張良遇一老父於下邳老父隨履圯下顧良取之良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曰孺子

可教 鄰應見容

續白居易與元稹卜鄰詩明月許同三選夜綠楊空作兩家春又杜詩王翰願卜鄰

因公問

回老何處定相逢

次公後有回先生詩是也或言呂洞賓易姓為回處士回字乃呂耳又見唐先生詩注同

太常齋未解不肯對纖穠

續東漢周澤為太常臥疾齋宮其妻問所苦澤以妻犯齋禁收送詔

獄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
三百五十九日齋師宋玉神女賦穠不短纖不長堯卿晉劉毅嘗散齋而
疾妻省之毅便奏只遣三千履續春申君客三千人來遊十二
加妻罪而請解齋其上客皆躡珠履

峰林空答清唱潭淨寫衰容歸去瑤臺路還應月

下逢續李白詩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山興次韻陳海州書懷陳曾令

鬱鬱蒼梧海上山東海鬱州山云蓬萊方丈有無間續

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舊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舊聞艸木皆仙藥欲棄

妻孥守市闌厚王莽專政梅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

雅志未成空自歎續謝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終不渝每形

故人相對若為顏酒醒却憶兒童事長恨雙鳧去

莫攀任後漢王喬有神術顯宗時為葉令每朔望來風來雲

次韻孫職方蒼梧山

蒼梧竒事豈虛傳注見荒怪還須問子年續晉王嘉字

遠託鼇頭轉蒼海續列子言海中有五山根無所連著帝

來依鵬背負青山次莊子鵬背負青山或云靈境歸賢者又恐

神功亦偶然聞道新春恣遠覽羨君平地作飛仙

次韻孫巨源寄連水李盛二著作并見寄

五絕

南嶽諸劉豈易逢次公南岳諸劉指言劉貢父劉莘老也王昌許

相望無復馬牛風次公左傳風馬牛不相及也山公雖

見無多子續山公晉社燕何由戀塞鴻昔與巨源貢父莘

爾契闊惟巨源近者復相見於京口堯卿公嘗老相遇於山陽自

高才晚歲終難進勇退當年正急流

續陳搏謂錢惟演有仙骨麻衣道者

曰此人但能於急流中勇退耳惟演果早年恬退堯卿錢希白洞微志曰上即位初鄧州觀察使錢太博若水雍容文雅亦近世奇士堅乞罷樞務遂拜禮部貳卿充集賢院學士其日晚余往謁賀諸客退獨相留後廳同坐因云某初應舉欲求解遂往華陰謁陳先生通刺後蒙倒屣相迎臨出執手約後十日却相訪至期徑往迎入山齋地爐中已先有一僧擁衲對坐某揖之寒暄之禮亦甚簡傲少年壯氣頗不平之良久僧熟視某而謂陳曰無此骨法二公皆微笑雖驚異其言而不敢詢問更有他客至乃遂巡先退次日某獨往見陳且問僧名及言者何事陳曰此即白閣道者也道行高潔學通天人至於知人尤為有神仙之鑿欲勸留學道中心不決遂請道者質疑他云見足下非神仙骨法學道亦不能成但却得好官能於急流中勇退耳又云他本在太白山累歲方一到此某再求見終不可得人生萬事知不可以力取

不獨二疏為可

慕

厚疏廣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即日父子移病上疏乞骸骨宣帝許之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

他時當有景

孫樓

巨源近離東海郡有景疏樓師謂景慕漢二疏也

漱石先生難可意

謂巨源援孫楚謂王濟曰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

流欲洗其耳所以

齧瓊校尉久無朋

自謂續蘇武留匈奴單于欲

與飲食武臥齧瓊毛并咽之數日得不死

應知客路愁無奈故遣吟詩調李

陵

謂李君也厚蘇武與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敗復降其後武歸漢陵置酒作詩三首贈別武亦有詩故世言五字詩自蘇武始也

雲雨休排神女車忠州老病畏人誇

續白居易赴忠州道過巫山或題詩

於廟云為報巫山神女道速排雲雨待清詩

詩豪正值安仁在空看河陽滿縣

花

盛為邑宰厚潘岳字安仁為河陽令種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

膠西未到吾能說

子仁韓退之詩云潮陽未到吾能說次公先生是時已除密州

桑柘禾麻

不見春不羨京塵騎馬客羨他淮月弄舟人

莫笑銀杯小答喬大博

陶潛一縣令獨飲仍獨醒猶將公田二頃五十畝

種秫作酒不種秔

任陶潛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

畝種秫五十畝種稗焉

我今號為二千石歲釀百石何以醉賓客

請君莫笑銀杯小爾來歲旱東海窄會當掃衣歸

故丘作書貸粟監河侯厚莊周家貧貸粟於監河侯萬斛船中著美

酒與君援晉畢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美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

足了一生矣

和段屯田荆林館

南山有佳色無人空自奇清詩為題品艸木變芬

菲謝女得秀句師杜詩題詩得秀句留待中郎歸厚謝女道韞也嘗曰一門叔父則有

阿大中郎謂謝安也便當勤鞭策僕倦馬亦饑段有姪女在密

和頓教授見寄

我笑陶淵明種秫二頃半婦言既不用還有貴子

歎厚陶淵明有責子詩無絃則無琴何必勞撫玩續淵明蓄素琴一

而和之曰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我笑劉伯倫醉髮蓬方散二豪苦不

納續劉伶酒德頌云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先生於是方捧甕承糟銜杯漱醪又云二豪侍側焉如螺贏之與螟蛉

獨以錫自伴厚伶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錫隨之曰死便埋我既死何用埋此

身同夜旦厚莊子內篇大宗師云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孰云二子賢自結

兩重案續傳燈錄全谿禪師參德山和尚執坐具上法堂瞻德山云作麼師咄之德山曰老僧過在什麼處師曰兩重公案笑

人還自笑出口談治亂一生溷塵垢晚以道自盥

無成空得嬾坐此百事緩側聞頓夫子講道出新

貫豈無一尺書恐不記庸懦補注奴亂切韻會本收十五翰便慢需懦通用陋邦

貧且病數米銖稱炭厚莊子簡髮而櫛數米而炊切切乎又何足以濟世哉慙媿章

先生十日坐空館袖中出子詩貪讀酒屢煖續孫盛詣殷浩

談論冷而復煖者數四

狂言各須慎勿使輸薪粲

厚漢法有鬼薪白粲取薪給宗廟為鬼薪

坐擇米使正白為白粲皆三歲刑

黃豈無答陳述古二首

蘇詩集卷之二

謾說山東第二州棗林桑泊負春遊

次公山東第二州先生自言其密州

也棗林桑泊正密州所宜也

城西亦有紅千葉人老簪花却自羞

小桃破萼未勝春羅綺叢中第一人聞道使君歸

去後舞衫歌扇總生塵

陳有小姐述古稱之

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

方丈仙人出渺茫

次公方丈仙人言道山也章子厚自翰林出守故云

高情猶愛水

雲鄉功名誰使連三捷

先之詩一月三捷

身世何緣得兩忘

續莊

子不如兩忘而化於道

早歲歸休心共在他年相見話偏長只應

未報君恩重清夢時時到玉堂

馬元城先生語錄載宋太祖皇帝嘗飛白題翰林學

士院曰玉堂之廬此四字出李尋傳玉堂殿名而待詔有直廬在其側故云

絳闕雲臺總有名

厚清都絳闕上帝所居也漢明帝圖畫功臣於南宮雲臺續司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絳闕

應須極貴又長生

十朋清虛真人裴君內傳云道人支子元相君曰子目中珠子正似北斗瑤光星既有貴爵又

當神

鼎中龍虎黃金賤

續金丹之術有日魄月魄白虎青龍真鈔正汞蓋五行強名耳

松下

龜蛇綠骨輕

君好爐火而餌茯苓厚松柏入土千歲化為茯苓形如龜蛇鳥獸者最良也

雲水未渾

纓可濁弁峰初見眼應明

次公雲水弁山乃湖州兩景已見贈孫莘老七絕注

兩巵

春酒真堪羨獨占人間分外榮

和張子野見寄三絕

過舊遊

前生我已到杭州到處長如到舊遊

子仁按先生答陳師仲書云在杭州

嘗遊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更欲洞霄為隱吏
山石處故詩中嘗有前生已到之語即此詩也
師洞霄宮一菴閒地且相留

味見題壁良宵三餘

狂吟跌宕無風雅次公江文通恨賦曰脫略公卿跌宕文史醉墨淋漓不整齊
應為詩人一回顧山僧未忍掃黃泥次公此乃隨手便遭黃土掃癡心更

望碧紗籠之意

竹閣見憶

柏堂南畔竹如雲此閣何人是主人但遣先生披

鶴氅厚晉王恭嘗披鶴氅而行孟昶見之曰神仙中人也不須更畫樂天真續孤山有白居易竹

閣僧志詮作柏堂相連見孤山二詩

木犀花答李邦直

美人如春風著物物未知羈愁似冰雪見子先流

漸子仁後漢書河水流漸子從徐方來吏民舉熙熙扶病出見

之驚我一何衰知我久慵倦起我以新詩詩詞如

醇酒盎然薰四肢徑飲不覺醉欲和先昏疲西齋

有蠻帳風雨夜紛披放懷語不擇撫掌笑脫頤厚匡

衡傳匡說詩解人頤別來今幾何春物已含姿柳色日夜暗子

來竟何時徐方雖云樂東山禁遊嬉又無狂太守

何以解憂思聞子有賢婦華堂詠螽斯補注晉羯胡劉聰有螽斯堂

曷不倒囊橐賣劍買蛾眉子仁古詩黃金不惜買蛾眉不用教絲竹

唱我新歌詞

和潞公超然臺次韻

我公厭富貴嘗苦勲業尋相期赤松子永望白雲

岑清風出談笑萬竅為號吟厚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惟無作則萬竅怒號吟

成超然詩洗我蓬之心續莊子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嗟我本何人麋

鹿強冠襟身微空志大交淺屢言深次公范曄傳云何交疎而言深也傳

崔駰傳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囑公如得謝呼我幸寄音但恐酒錢盡

煩公揮橐金厚前漢疏廣傳歸鄉里日請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斤趣賣以供具陶淵明詩雖無揮金

事濁酒聊可持次公橐金見陸賈傳古詩揮金留上客子仁張景陽詩揮金樂當年不對無掌笑

次韻劉貢父李公擇見寄二首堯卿時公擇知湖州貢父亦在

江浙東坡守密

白髮相望兩故人眼看時事幾番新次公詩案招此詩譏近日更立新法

事尤多也曲無和者應思郢續宋玉言有歌於郢市者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

徵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以曲彌高而和彌寡論稍卑之且借秦厚張釋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今

今可行於是釋之言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善之歲惡詩人無好語公擇來詩皆道吳中飢寒之狀

夜長鰥守向誰親貢父近喪偶少思多睡無如我鼻息如

雷撼四鄰厚退之石鼎聯句序言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

何人勸我此閒來絃管生衣甌有埃續後漢范丹傳問里歌之曰甌中生

塵范史雲淙蟻濡唇無百斛蝗蟲撲面已三回厚公詩案此詩譏朝廷減

削公使錢太甚及造酒不得過百石故絃管生衣甌釜生埃及言蝗蟲災傷盜賊四起早澇飢饉以見政事闕失皆新法不便之故磨刀

入谷追窮寇灑涕巡城拾棄骸為郡鮮歡君莫歎

猶勝塵土走章臺厚張敞為京兆尹無威儀時走馬章臺街自以便面拊馬

和趙郎中捕蝗見寄次韻

麥穗人許長穀苗牛可沒天公獨何意忍使蝗蟲

蘇東坡詩集卷十二 文蔚堂

發驅攘著令典

續唐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不敢捕姚崇曰詩云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秉畀炎火光武詔曰

勉順時政去彼螟

農事安可忽我僕既胼胝

續馬治水手足胼胝謂手足上

重繭也

我馬亦款斫飛騰漸云少筋力亦已竭苟無百

篇詩何以醒睡兀初如疏畎澮

厚養生論云益之以畎澮而世之以尾閭注畎澮細

流也尾閭海水泄處也

漸若決澥渤往來供十吏

厚西漢陳遵為河南太守至官召書吏十

人治私書謝京師故人

腕脫不容歇

續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蘇頌在太極殿後閣口授功狀百

緒輕重無所差書吏白曰

平生輕妄庸熟視笑魏勃

續前漢

而後救火乎因退立戰栗嬰熟視笑曰人言魏勃勇妄庸人耳

愛君

有逸氣詩壇專斬伐民病何時休吏職不可越慎

無及世事向空書咄咄

厚晉殷浩為桓溫所奏廢為庶人口無怨言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趙郎中見和戲復答之

厚晉殷浩為桓溫所奏廢為庶人口無怨言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趙子吟詩如潑水

續退之詩文如翻水成

一揮三百六十字奈何

效我欲尋醫恰似西施藏白地

厚樂天簡心吟十三行坐事調品不肯迷頭白地藏

趙子飲酒如淋灰一年十萬八千杯

續李白詩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

傾三百杯以日計之則一年當飲十萬八千杯也

若不令君早入務飲竭東海生

黃埃我衰臨政多謬錯羨君精采如秋鶚

師杜詩魏侯骨聳精

神繁華岳峰尖見秋隼

頗哀老子今日飲

厚後漢馬援為隴西太守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職

何足以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拒旅此太守事耳

為君坐嘯主畫諾

援後漢黨錮傳

汝南太守竇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啞二郡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竇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和晁同年九日見寄

仰看鸞鵠刺天飛

次公韓退之祭柳子厚文羣飛刺天

富貴功名老不思

病馬已無千里志

續魏武樂府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騷人長負一秋悲

厚宋王九辨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艸木搖落而變衰
古來重九皆如此別後西湖

付與誰遣子窮愁天有意吳中山水要清詩不思

和孔郎中荆林馬上見寄

秋禾不滿眼宿麥種亦稀次公後漢詔有云宿麥未下蓋麥隔年秋種至明年夏收所以謂之

宿麥永媿此邦人芒刺在膚肌續漢宣帝初即位霍光驂乘帝若芒刺在背平

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飢續盧仝茶歌三椀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堯卿太白詩萬言不直一杯水

方將怨無襦厚後漢廉范為蜀郡太守民歌之曰廉叔度來何莫昔無一襦今五袴忽復歌緇衣

堂堂孔北海厚後漢孔融傳融字文舉為北海相為賊管亥所圍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

直氣凜羣兒續彌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不足數也次公退之詩不知羣

朱輪未及郊續朱輪刺史之車漢制二千石朱兩轡清風已先馳何

以累君子十萬貧與羸滔滔滿四方次公論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行竟安之何時劔關路春山聞子規

和孔君亮郎中見贈

偶對先生盡一尊醉看萬物洵崩奔優游共我聊

卒歲續詩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骯髒如君合倚門厚趙壹詩伊優北堂上骯髒倚門邊只恐

掉頭難久住續杜甫送孔巢父詩云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應須傾蓋便深

論援孔子之刺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固知嚴勝風流在又見長身十世

孫戮字君嚴戮字君勝退之誌其墓云孔子世三十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今君亮四十八世矣

劉貢父見余歌詞數首以詩見戲聊次其韻

十載飄然未可期字仁杜牧之詩十載飄然繩檢外尊前自獻自為酬那堪重作看

花詩門前惡語誰傳去醉後狂歌自不知刺舌君

蘇東坡詩集卷之三 文蔚堂

今猶未戒

續隋書賀若弼傳父敦臨刑呼弼謂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戒以謹口次公按先生詩案熙寧六年十二月內劉放作詩寄軾軾和詩引賀若敦以錐刺其子舌以譏時不能容狂直之言也

厚晉郭舒為王澄別駕荆土士人宗廡嘗因酒忤澄怒叱左右捧廡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誰言我醉因遣搯其鼻炙其眉頭舒跪而受之廡遂得免

相從痛飲無餘事正是春容最好時

須溪上句謂貢父下句引昭君邨以自喻注引宗廡何為

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應又見身良十世

高田生黃埃

續杜詩云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黃埃

下田生蒼耳

堯卿神農本州蒼耳一名胡藜

慙二麥枯時雨亦洗不知雨從何處來但聞呂梁

百步聲如雷

厚莒縣有石梁謂之呂梁今謂百步洪在徐州彭城之東

試向城南望城北際天菽粟青成堆飢火燒腸作牛吼不知待得秋

成否半年不雨坐龍慵共怨天公不怨龍今朝一

雨聊自贖神龍社鬼各言功無功日盜太倉粟

杜詩日糴太倉五升米嗟我與龍同此責勸農使者不汝容因君

作詩先自劾

師章堅作詩自劾責堯卿退之詩家請官供不報答無異鼠雀偷太倉行袖手版付丞相不待彈劾還耕桑此公之意也

宿州次韻劉涇

我欲歸休瑟漸希舞雩何處著春衣多情白髮三

千丈無用霜皮四十圍

續杜詩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圍晚覺文章真

小技

厚杜詩云文章一小技早知富貴有危機

刑謂所親曰貧賤必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為君垂涕君知否千古華亭鶴自

次公諸葛長民曰富貴必履危機師劉穆之臨

飛

涇之兄汴亦有文今死矣續陸機臨刑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

和趙郎中見戲二首

以徐妓不如東武詩中見戲云只有當時燕子樓

燕子人亡三百秋

續唐徐州節度使張建封有愛妓名盼盼建封既卒盼盼居燕子樓十餘年不肯嫁白樂天為

作燕子樓詩三絕

捲簾那復似揚州

厚杜牧詩春風十里揚州郭捲上珠簾總不如

西行未

必能勝此空唱崔徽上白樓

援崔徽河中倡也以御史裴欽中病亡元稹為作崔徽歌下邳

城南門謂之白門樓堯卿裴欽中以興元幕使河中與徽相從者累月欽中使罷徽不能從情懷怨抑後數月東川幕白知退將自河中歸徽乃託人寫真因捧書謂知退曰為妾謂裴郎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徽且為郎死矣明日遂疾發狂元稹為作崔徽歌以叙其事白樓在河中府城之西北

我擊藤牀君唱歌明年六十奈君何醉顛只要裝

風景莫向人前自洗磨

每醉歌畢輒曰明年六十矣

和子由與顏長道同遊百步洪相地築亭

種柳

蘇軾各言如無如日益大會粟

平生坐衙不煖席歸來閉閣閒終日

次公汲黯閉閣臥疾

臥聞

客至倒屣迎

續陳壽三國志魏王粲傳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聞粲在門倒屣迎之

眼蒙籠除睡色城東泗水步可到路轉河洪翻雪

白安得青絲絡駿馬

次公杜詩青絲絡頭為君老

蹙蹋飛波柳陰下

奮身三丈兩蹄間

續史記張儀言秦馬之良探前扶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師蜀志注劉備所乘馬名的盧

騎的盧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危矣可弩力的盧乃一踴三丈遂得出

振鬣長鳴聲

自乾少年狂興久已謝但憶嘉陵遶劔關

厚嘉陵江水出大散

關下嘉陵谷南行逕鳳興利至劔門關下木瓜園轉東向閬中西與涪水會

劔關大道車方軌

厚蘇秦傳今秦

之攻齊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

君自不去歸何難山中故人應大笑

築室種柳何時還

次韻李邦直感舊

師李時為東京提舉

騶騎傳呼出跨坊

續淮陰少年辱韓信處後人以名坊在徐州次按韓信淮陰人今之楚州也非今先生所臨

之地跨乃凌跨之跨蓋以出而騶騎傳呼則凌跨坊巷入而簿書填委則充滿堂廳或曰跨坊乃龍街之義

充堂師文選劉公幹詩職事煩填委文墨紛消散誰教按部如

何武厚何武為揚州刺史所奏舉二千石長吏先露章服罪者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致死只許清尊

對孟光婉婉有時來入夢續退之詩孤遊懷耿介旅宿夢婉婉溫柔何日

聽還鄉援趙飛燕外傳飛燕妹合德成帝見曰吾當老此溫柔鄉不復效武皇老白雲鄉酸寒病守尤

堪笑千步空餘僕射場厚張建封好擊毬之戲韓愈佐幕以書戒之又贈張僕射詩汴泗交流郡城角

斷場千步平如削

次韻答邦直子由四首

簿書顛倒夢魂間知我疎慵肯見原閒作閉門僧

舍冷病聞吹枕海濤喧忘懷杯酒逢人共引睡文

書信手翻師白樂天詩臥枕一卷書起嘗一杯酒書將引昏睡酒用扶衰朽欲吐狂言喙三

尺續莊子云丘願有喙三尺子仁陸餘慶善論事而謬於判事時嘲之曰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重五斤怕君輕我却

須吞邦直屢以此見戒師杜牧之詩撩頭雖欲利到口却成吞

城南短李好交遊厚短李李紳也白樂天詩云閒吟短李詩箕踞狂歌總自

由師劉伶酒德頌奮顛箕踞尊主庇民君有道次公舊唐書太宗紀贊云以房魏之智不踰乎丘軻遂能

樂天知命我何憂次公列子載孔子之言曰樂天知命吾何憂醉呼妙

舞留連夜閒作清詩斷送秋任白樂天詩云留連燈下明猶飲斷送尊前倒即休瀟

灑使君殊不俗尊前容我攬須不續晉桓伊於上前彈箏歌曹子建詩謝安起攬

其須曰使君於此不凡

老弟東來殊寂寞故人留飲慰酸寒草荒城角開

新徑雨入河洪失舊灘車馬追陪跡未掃唱酬往

復字應漫此詩更欲憑君改待與江南子布看厚張

昭字子布典略曰余曩聞劉荆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稱正平
正平嗤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之也

君雖為我此遲留別後淒涼我已憂不見便同千

里遠退歸終作十年遊恨無揚子一區宅續揚雄有田一廛有

宅一區續陳登字元龍許汜見先主曰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昔遭亂過下地見元龍元

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劉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君宜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

言無可採是元龍所諱也何緣定當與君語如我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聞道鶴鴻滿臺

閣網羅應不到沙鷗何處

答任師中家漢公不道

先君昔未仕杜門皇祐初次公先君言編禮也皇祐仁宗年號也慶曆八年歲在戊子次年改

皇祐盡五年改至和道德無貧賤風采照鄉閭何嘗疎小人小

人自闊疎出門無所詣老史在郊墟任老史名經字彥輔眉之老儒嘗作

思子臺賦公甚稱之門前萬竿竹堂上四庫書續唐藝文志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

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副軸帶牙籤皆異色以別之高樹紅消梨師三秦記云漢武帝園有大梨如五升瓶落地

則破名含消梨小池白芙蕖常呼赤腳婢厚退之玉川子詩一婢赤脚老無齒雨中

擷園蔬矯矯任夫子罷官還舊廬是時里中兒始

識長者車續陳平家貧門外多長者車轍烹雞酌白酒相對歡有餘李

白詩白酒初熟山中歸黃雞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雞酌白酒兒女歌笑牽人衣有如龐德公往還葛與

徐妻子走堂下主人竟誰歟援龐公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襄陽記曰諸

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坐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上冢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

公談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共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我時年尚少作賦慕相

如次公揚雄傳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侍立看君談精悍

實起予祖謙漢書嚴延年為人精悍歲月曾幾何耆老逝不居史侯

蘇東坡詩集注卷十一

文蔚堂

最先沒孤墳拱桑樗援左傳秦穆公謂蹇叔曰墓上之木拱矣我亦涉萬里

清血滿襟袂漂流二十年始悟萬緣虛獨喜任夫

子老佩刺史魚次公唐高祖為唐王停竹使符頒銀菟符諸郡武德元年改銀菟符為銅魚符子仁杜牧詩使君四

當入奏事清廟陳璠璣次公逸論語曰璠璣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璠璣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方

威行烏白蠻解辯請冠裾援丘希範書夜郎滇池解辯請職

胡為厭軒冕歸志不少舒上蔡有良田次公上蔡蔡州也任

黃沙走清渠罷亞百頃稻續杜牧詩罷亞百頃稻秋風吹

雍容十年儲間隨李丞相搏射鹿與豬援李丞相斯也斯出

蒼鷹十斤重龜父酉陽雜俎云鷹有荆窠白者短

猛犬如黃驢豈比陶淵明窮苦自把

鋤次公陶淵明園田居曰侵晨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我今四十二衰髮不滿梳彭

城古名郡乏人偶見除頭顱已可知次公陶弘景與從兄書曰昔仕宦期

幾何不樵漁四十左右作尚書郎即投簪高邁今三十六方奉朝請頭顱可知不如早去遂挂冠神武門上表辭祿

會當從此去芒屨老菑畬念子瘴江邊懷抱向誰

攄賴我同年友相歡出同輿冰盤薦文鮓鮓魚也戎瀘常有次

玉笋傾浮蛆醉中忽思我清詩綴瓊琚公退之詩云冰盤夏薦碧實脆

知我少所諧教我時卷舒世事日反覆翩如風中

旗雀羅弔廷尉續前漢翟公罷廷尉門外可設雀羅秋扇悲婕妤厚文選趙飛燕妹弟

升沈一何速喜怒紛得幸班婕妤失寵作紈扇曲云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衆狙援莊子狙公賦芋曰朝三暮四衆狙皆怒朝四暮三衆狙皆悅作詩謝二子我師甯與

蘧援莊子狙公賦芋曰朝三暮四衆狙皆怒朝四暮三衆狙皆悅

陽關詞三絕次公三詩各自說事唯是皆可歌之故曰陽關三絕按王立之詩話云先生作彭門

守時過齊州李公擇中秋席上賦一絕云云其後山谷在黔南令以小秦王歌之次公謂先生名之為陽關三絕則必用西出陽關無故人之聲歌之矣王立之說恐非也蓋贈張繼愿言戲馬臺則在徐州所贈也答李公擇云濟南春好雪初晴則自是春初之作豈可便指為過齊州作邪意者三詩先生皆以陽關歌之乃聚為一處標其題曰陽

關三絕

受降城下紫髯郎

續朔方總管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以絕突厥南寇之路厚孫權為張遠所敗遼問降人

向有紫髯將軍為誰答曰孫會稽

戲馬臺南古戰場

次公戲馬臺在徐州彭城縣項羽所築春秋鄭伯取

宋彭城而漢高祖項羽皆起於此

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歸故鄉

右贈張繼愿

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雪

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

次公濟南則齊州濟南郡也龍山豈桓温九日所登之山乎雪溪在湖州則李

公擇先為湖州故也

右答李公擇

莫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

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

右中秋月

次韻呂梁仲屯田

雨葉風花日夜稀

堯卿陸龜蒙詩閒窗雨過苔花潤小簾風來薤葉涼

一杯相屬竟

何時

次公韓詩一杯相屬君當歌

空虛豈敢酬瓊玉枯朽猶能出菌

芝

厚柳宗元書雖朽枿腐敗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

門外呂梁從迅急

子仁孔子觀於呂梁

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

胸中雲夢自逶遲

援司馬相如子虛賦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芥蒂

待

君筆力追靈運莫負南臺九日期

續劉裕為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出游戲馬臺

送孔靜辭位歸鄉謝靈運宣遠等並從作詩

王鞏屢約重九見訪既而不至以詩送將
官梁交且見寄次韻答之交頗文雅不類
武人家有侍者甚慧麗

知君月下見傾城破恨懸知酒有兵續南史江諮議言酒猶兵也兵可千

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厚袁盎為吳相老守無何惟日飲姪種謂盎曰絲

惟日飲無何說王母帝於光華殿宴飲聯句將軍競病自詩鳴援梁曹景宗振旅凱入

反而已如此幸得脫啓求賦詩不已帝令沈約付韻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花枝不共秋欹帽筆陳空來夜斫營續杜詩筆陳獨掃千人軍愛惜微

官將底用他年只好寫銘旌師杜牧詩黃壤不露新雨露粉書空換舊銘旌

次韻王鞏獨眠鞏字定國自號清虛居士

居士身心如槁木次公莊子身若槁木心若死灰旅館孤眠體生粟次公

誰能相思琢白玉續盧全詩白玉璞裏琢出相思黃金鑛裏鑄出相思淚服藥

千朝償一宿厚太平廣記彭祖曰服藥千朝不如獨臥一宵天寒日短銀燈續欲

往從之車脫軸次公詩沂游從之左傳車脫其輓何人吹斷參差竹續風

泗水茫茫鴨頭綠厚李白襄陽歌遙看漢水鴨頭綠

次韻王鞏留別

去國已八年故人今有誰當時交游內未數蔡克

兒續晉史王導傳司徒蔡謨戲侮王導導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克謨父也豈無知我者

好爵半已縻續易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爭為東閣吏厚西漢朱雲傳薛宣為丞相雲往見

不顧北山移之宣備賓主禮從容謂雲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邪宣不敢復言

公子表獨立與援齊書周彥倫隱鍾山後應詔出仕將過北山孔稚圭乃假山靈之意移文以却之名曰北山移文

世頗異馳不辭千里遠成此一段奇堯卿法帖云成此一段奇事蛾

趙飛燕傳體無軫粟

千朝償一宿

往從之車脫軸

泗水茫茫鴨頭綠

次韻王鞏留別

去國已八年

兒

好爵半已縻

不顧北山移

公子表獨立

世頗異馳

眉亦可憐無奈思餅師

續唐寧王獻宅左有賣餅者妻織白明

等環歲嘗問之曰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

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王乃歸之

支牀龜

厚史記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二十餘年老人死移牀龜尚生

君歸與何人文字相

娛嬉

子仁退之贈張籍詩文章自娛戲金石日擊撞

持此調張子一笑當脫頤

書匡說詩解人頤

答王定民

定民字佐才毫人後民弟也

開緘奕奕滿銀鈎

續晉索靖作艸書狀云婉若銀鈎漂若驚鸞

書尾題詩語更

道

子仁退之詩莫作千詩轉道緊

八法舊聞宗長史

厚張長史艸書神逸書有八法以永字為例云側蹲

鴟而墜石勤緩縱以藏機弩響環而勢曲趨俊快以如錐策依稀而似勒掠髣髴以宜肥墜騰波而速進磔憶息以遲移

五言今

復擬蘇州

援白樂天謂章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

筆蹤好

在留臺寺

次公指言臺頭寺蓋定民書字留於臺寺也

旗隊遙知到石溝欲寄

鼠須并蠶紙

續鼠須筆白蠶紙王羲之所用寫蘭亭記者

請君章艸賦黃樓

次公

章艸出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

次韻參寥師寄秦太虛三絕句時秦君舉

進士不得

秦郎文字固超然漢武憑虛意欲仙

續司馬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說

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

底事秋來不得解定中試與問諸天

堯卿

劉夢得和宣上人寄賀禮部王侍郎放榜後詩云禮闈新榜動長安九陌人人走馬看借問至公誰印可支郎天眼定中觀

一尾追風抹馬蹄

次公杜詩須君攄上追風驃

崑崙玄圃謂朝躋

厚崑

崑崙第三級名曰玄圃周穆王駕八駿之乘升崑崙之丘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

回看世上無伯樂却

道鹽車勝月題

援戰國策驢服鹽車而上太行灑汗灑地伯樂下車攀而哭之次公莊子馬蹄篇加之以衡扼齊之

以月題疏云月題額上當顛形似月者也

得失秋毫久已冥不須聞此氣崢嶸何妨却伴參
寥子無數新詩咳唾成（倬江淹謂郭鞏曰子之咳唾成珠玉吐氣作虹霓）

次韻王庭老退居見寄二首

浪藥浮花不辨春（次公退之杏花詩浮花浪藥鎮長有）歸來方識歲寒人

回頭自笑風波地閉眼聊觀夢幻身北牖已安陶

令榻（任陶潛云夏月虛間高臥北窗之下）西風還避庾公塵（厚王導傳時庾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導心不能平嘗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汗人）更搔短髮東南望試問今

誰裏舊巾

接果移花看補籬（子仁杜詩牽籬補破籬）腰鎌手斧不妨持（師鮑照樂）

上都新事長先到（次公班固賦隆上都而觀萬國）老圃閑談

未易欺釀酒閉門開社甕殺牛留客解耕縻（子仁隋末劉黑）

左捧頤（子仁杜牧之詩散子巡巡裏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

往在東武與人往反作粲字韻詩四首今

黃魯直亦次韻見寄復和答之

苻堅破荊州止獲一人半（續苻堅陷襄陽聞習鑿齒釋道安各俱輿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中郎老不遇但喜識

元歎（次公吳志顧雍字元歎蔡伯喈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伯喈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

今我獨何幸文字厭奇玩又得天下才相從百憂

散陰求我輩人規作林泉伴寧當待垂老倉卒收

一旦（次公退之別知賦惟知心而難得斯百一而為收）不見梁伯鸞空對孟光案

援後漢梁鴻字伯鸞為人賃舂每歸妻孟光為具食舉案齊眉才難不其然婦女則周亂世

聞屏居漳南諸將誥之黑闥方種蔬即殺耕牛與之共飲何時得見纖纖玉右手持杯

以鑿齒蹇疾與諸鎮書曰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才一人有半耳

文蔚堂

豈無作者於我如既灌續謂不欲觀之也獨喜誦君詩成韶

音節緩夜光一已多矧獲纍纍貫次公禮記纍纍乎端如貫珠相思

君欲瘦次公杜詩思君令人瘦不往我真懦吾儕眷微祿寒夜抱

寸炭何時定相過徑就我乎館次公禮記子夏曰賓客至無所館子曰生於我乎館

飄然東南去江水清且煖與君訪名山微言死於我乎殯

師忍粲次公弘忍大師乃五祖也僧粲大師蓋受度傳法於二祖者也

次韻田國博部夫南京見寄二首

歲歲翩翩下坂輪歸來杏子已生人深紅落盡東

風惡饒杜牧之詩狂風落盡深紅色柳絮榆錢不當春次公李賀詩榆莢相催不知數沈郎青錢

火冷錫稀杏粥稠續玉燭寶典云寒食煮大麥粥研杏仁為酪別造錫沃之青裙縞袂

餉田頭大夫行役家人怨師詩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又曰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應

羨居鄉馬少游厚馬援嘗言曰吾從弟少游嘗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騎款段馬鄉里稱善人足矣

再次韻田國博部夫遠二首

西郊黃土沒車輪滿面風埃笑路人已放役夫三

萬指從教積雨洗殘春

枝上稀疎地上稠任樂天詩枝上稀疎地上多忍看紅糝落牆頭續

風流別乘多才思續唐置別駕為太守之貳謂之別乘歸趁西

園秉燭遊厚魏文帝詩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次公選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次韻答劉涇堯卿涇字巨濟

吟詩莫作秋蟲聲天公怪汝鈎物情使汝未老華

之詩始見洛陽春桃枝綴紅糝

厚魏文帝詩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

堯卿涇字巨濟

文蔚堂

髮生芝蘭得雨蔚青青何用自燔以出馨續漢兩龔傳蘭以芳

自燒膏以明自煎細書千紙雜真行新音百變口如鷲異義

鋒起弟子爭舌翻濤瀾卷齊城厚蒯通言於韓信曰酈生一士掉三寸舌下齊七十

城餘萬卷堆胸兀相撐以病為樂子未經我有至味

非煎烹是中之樂吁難名綠槐如山閭廣庭飛蟲

繞耳細而清次公唐何諷夢渴賦窗日斜照飛螿繞鬢敗席展轉臥見驚亦不

自嫌翠織成續杜甫張舍人遺織成褥段詩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意行信足無溝坑

不識五郎呼作卿厚宋璟傳嘗宴朝堂三張列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語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座

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奈何謂五郎為卿璟曰以官正當為卿君非其家吏民哀我老不明次公馬援曰頗哀老子使得遨遊相戒無復

煩鞭刑續徐有功為蒲州司法不忍杖罰民服其恩相戒曰犯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不辱一人時臨泗水照

星星次公何長瑜嘲陸展詩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微風不起鏡面平

安得一舟如葉輕臥聞郵籤報水程厚杜詩宿漿依農事郵籤報水程

尊羹羊酪不須評續陸機嘗詣侍郎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機答云千里尊羹未下鹽豉

飽且救飢腸鳴任退之詩飢腸徹死無由鳴

和孫莘老次韻

去國光陰春雪消還家蹤跡野雲飄功名正自妨

行樂次公向秀欲注莊子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迎送纔堪博早朝白詩昏昏一覺

睡不博早朝人雖去友朋親吏卒却辭讒謗得風謠明年我

亦江東去不問鯨雄與寂寥

文與可有詩見寄次韻答之

為愛鵝溪白鬢光續鵝溪地名在梓州鹽亭縣出絹甚良掃殘雞距紫毫芒

世間那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

次公先生作篔簹谷偃竹記云與可

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韞聞者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韞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待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余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疋知公倦於筆研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云云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疋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其所畫篔簹偃竹遺余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

次韻秦觀秀才見贈秦與孫莘老李公擇

甚熟將入京應舉

次公時先生守徐州元豐元年也

夜光明月非所投

續史記鄒陽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盼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

逢年遇合百無憂

厚太史公言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次公杜詩吾知徐公百不憂

將軍百

戰竟不侯

援漢李廣與望氣王朔曰自漢征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校尉材能不及中以軍功取封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次公李白詩本家隴西人先為漢邊將苦戰竟不侯當年頗惆悵

伯郎一

斗得涼州

續孟佗字伯郎中常侍張讓專權用事佗以蒲萄酒一斗遺讓為涼州刺史

翹關負重君

無力

次公朝野僉載云崔湜為吏部侍郎掌銓有選人白湜曰某能翹關負米湜笑曰若壯何不求選兵部答曰外議謂崔侍郎下有氣力者即得選

十年不入紛華域

次公子夏曰入聞夫子之道而樂出見紛華而悅

故人坐

上見君文謂是古人吁莫測

子仁唐負半千傳武后謂半千曰久聞爾名謂為古人乃在朝

新詩說盡萬物情硬黃小字臨黃庭

續公言嘗於秘書閣觀王羲之

故人已去君未到空吟河畔州

墨蹟皆唐人硬黃土臨本惟鵝羣一帖似獻之真筆

青青

厚古詩青青河畔州縣縣思遠道

誰謂他鄉各異縣

次公古樂府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

天遣君來破我願一聞君語識君心短李髯孫眼

中見

子仁郝超為桓溫參軍王恂為主簿超髯而恂短府中語曰顙參軍短主簿

江湖放浪久全真

倬文選嵇叔夜詩志在守樸養素全真

忽然一鳴驚倒人

援史記齊威王曰此鳥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橫所往無不可知君不怕新書新

次公新書言王介甫新學經義之說也

千

金敝帚那堪換

續魏文帝論文曰夫人難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敝

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我亦淹留豈長算山中既未決同歸我

聊爾耳君其漫

答仲屯田次韻

秋來不見漢陂岑

續杜詩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游漢陂

千里詩盟忽重

尋大木百圍生遠籟

厚莊子大木百圍之竅穴風作則萬竅怒號

朱絃三歎有

遺音

續禮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清風卷地收殘暑

厚退之雙鳥詩清風

卷地起百鳥皆飄浮

素月流天掃積陰

厚謝莊月賦白露曖空素月流天

欲遣何人

賡絕唱滿階桐葉候蟲吟

共父柳宗元詩門掩候蟲秋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二

